

任主根鈍

題東英花之會社

卷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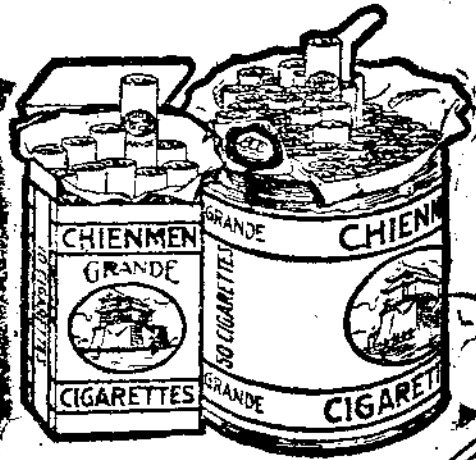
期八第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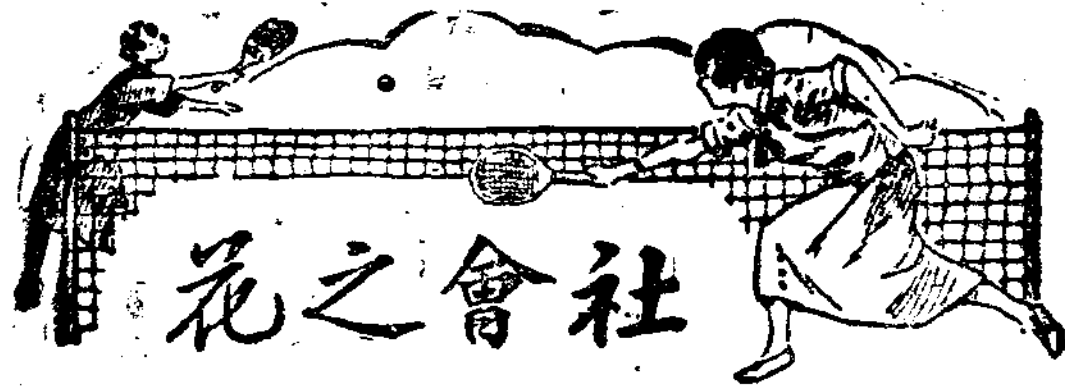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社會之花

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一個瘋人題社會之花的詩

梅蘭芳之樊江關

張文豔「七擒孟獲」中之祝融夫人

春光明媚中之龍華塔

沙場舊夢(二)

軟玉溫香館爛脚記

卽事詩

小慧錄

情誤

凌雲軒雜錄

馮玉祥締婚趣史

羅晴淵

鈍根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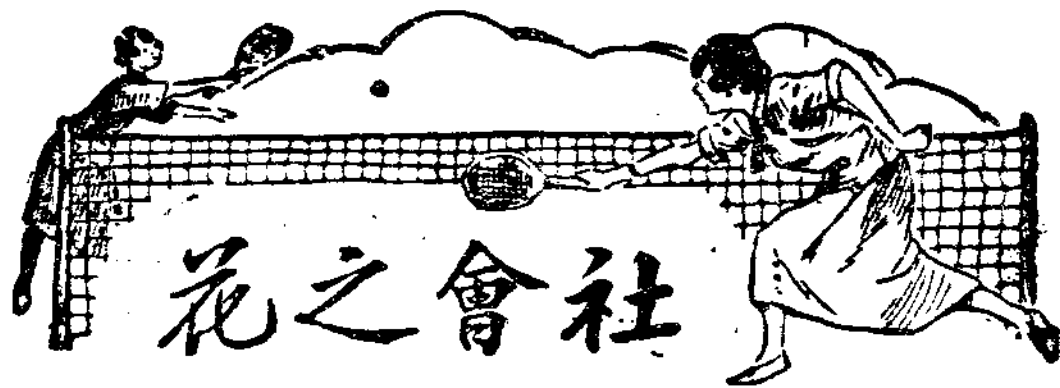
徐哲身

劉鳳生譯

瀟湘白蘋

凌影女士

王雨楓



..... 錄日期八第卷一第

欺侮.....

徐卓呆

紐約娼妓的生活.....

倚虹韻琴合譯

學校偵探案大觀.....

陳雲溪

詠雪.....

徐哲身

鐵窗之一瞥.....

芙孫

江上芙蓉記.....

張秋蟲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譯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詩.....

醉愁



本旬刊第六期刊布了一篇「我與文豔親王的情史」。登時惹起大交涉。瘦鷗在半月雜誌上還敬了我一篇「文豔親王下嫁王鈍根記」。總算承她的情。沒有否認夫妻關係。足見她說字知書。深明從一而終之義。與目下時髦女子動輒要求離婚的大不相同了。不過他慫恿我從摩星塔上跳下來。這用心就不可問了。這也可以證明民國刑律太輕的流弊。要在前清時代。她知道謀死親夫。應處凌遲之罪。她那裏敢起這個惡念呢。

瘦鷗又對葛琴說。鈍根宜布我那些羞人答答的秘事。怨不得上帝罰他爛腳了。委實我在本月中闢了三星期的脚。本期書中有一篇「軟玉溫香館爛脚記」為證。這篇小說中的奶奶。也可算是瘦鷗的影子。只可惜我文詞太潦草惡劣。缺少奇趣。遠不及晴澗風生瀟湘白蘋卓呆芙孫秋蟲諸君的好多了。

再者本旬刊作者諸名家小史。因鈍根事冗未作。暫停一期。乞閱者諸公宥之。好在下期名家作品極多。可以補過。

詩的花之會社題人瘋個一

晴淵屬題社會之花信筆
 書集印質純根方家
 鷺座軒唐淡園
 燕魚以誓尚含寗我佛慈悲
 應斷魂託法現身久不識百千
 萬億苦難論

瘋人陳淡
 園。子友
 也。素拘
 謹。去歲
 患。狂易
 逢。人輒
 三。獨於
 否。知已
 後。之。然
 乃。不。着
 間。煙火
 附晴淵識

『關江樊』之芳蘭梅



贈防思徐

張文艷『七擒孟獲』中之祝融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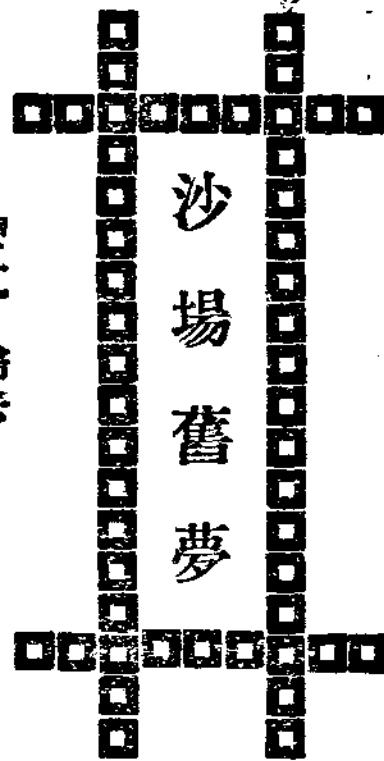


鍾根藏

春光明媚之中龍華塔



丁慧康攝贈



二二 歸去

羅晴淵

馬龍驥和馬文驥弟兄倆。是我的同學。他倆的性情極相肖。很當得剛毅二字。都是富於學識的軍人。弟兄倆同隸於第二軍第三縱隊。馬龍驥是五團二營營長。他兄弟文驥是六團三營一連連長。他們是岳州巴陵人。家裏有幾畝田地。他家往在岳州和臨湘兩交界。五里牌車站前面附近十八里地馬家冲裏邊。家中還有位六十歲的老母。龍驥早已有妻有子了。文驥却還沒結婚。兄弟兩個已做了好幾年的軍官。照他們的意思。本嫌鄉間居住不便。早就有心遷到岳州。或者長沙城裏去住。無奈他們的那位老母。却患了十多年的瘋癱。陳年躺臥着。而且老人家更時常望他弟兄說。我是風燭殘年了。就是遷



到岳州或長沙城裏去。我一生得下這冤孽病也一樣的不能出去瞧瞧。在那遷移的時候。又得要上火車下火車的麻煩。我又從來沒坐過火車。縱說不要我自己動。總覺有許多的不便。我也受不了這些麻煩。倒不如仍住這在老田莊上。轉是安樂多了。他們聽了這些話。自然只得遵順他母親的意旨。不敢再想遷移。龍驤因此便連他夫人和兒子一概都留在家中。侍奉老親。他弟兄倆每月之間。總輪流着回家省視一二次。

★

★

★

★

★

這遭出發。我在長沙東站上車的時候。偶然和馬龍驤營長遇見。那時各人都正忙着自己的事。相見恰只恩恩地一舉手。

夜半三點鐘之後。車過了岳州。天邊恰掛出半輪暗淡無光的殘月。車窗外的野景。起初原是一片沉黑。此際却被月光裝點成了一派淒迷之色。車行很疾。只有機輪轉轉作響。車中萬千健兒大半都入了夢鄉。我還倚着車窗。儘戀着那郊原夜景。我正在獨自徘徊的當兒。那位馬龍驤營長。却一人輕悄悄地。走到我這車廂裏來了。他一邊脫了軍帽。



除去手套解下佩刀一邊含笑向我說道。今天我們遇見的時候彼此都忙。沒有談話的機會。我連忙應着讓他坐下。再取了兩枝雪茄和他一同燃着。就一壁吸煙。一壁談話。我問他道。你令弟文驥。可也是今天出發麼。他說是的。他現在前邊車廂裏。我上車之後。把事忙清了。就到我們團長那裏。坐了一會。再到文驥那邊。也坐了許久。文驥今天忙乏了。趁此刻稍睡一歇。明天才好殺敵呢。我回到自己車廂裏。偏又睡不着。坐着更沒趣。才想着你也一定沒睡。故特地跑來找你談天。他說到這裏吸着煙歇了一歇。才又說道。此時你們都是往前線出發。只有我和文驥。我們弟兄倆却好像是歸去的一般。因為現在出發的程途。委實也就是我歸家的程途呢。他說到這句。就慘然一笑。又停了半晌。再接着道。這回戰爭。以形勢論。敵人應守羊樓峒。接火總在羊樓司一帶。但是敵人步哨線也許放到五里牌。那兩下一接火。就和我家相隔很近了。我忙問他。怎麼不遷移呢。他才告訴我。以前不能遷移的原因。這次事出倉促。也就來不及了。我們這次談話。足談了兩點多鐘。後來火車果在五里牌站停了。他就恩恩走了。臨走說了聲。再見。他臉上現着無限憂



愁的神色

天將拂曉就接火了。兩下裏的機關槍和步槍濃濃密密地放箇不住。送回來的傷兵。惟獨以五團二營爲最多。我就揀那些輕傷的細問他們受傷經過。他們向我說是他們馬營長率了全營衝鋒。一面誇述他們自己勇敢的戰況。一面誇述他們馬營長如何身先士卒。一往直前。敵軍勢將不支。這回勝利全是五團二營功績。他們只管耀武揚威地講。彷彿把身體被傷的苦痛都忘却了。我聽了心中又是喜歡又是憂慮。

一直到了七點鐘敵軍火力鬆了。我軍占了一面。搜索一面。追擊隊伍都前進了。但是五團二營那位雄驍的馬龍驤營長。却由一副擔架送了回來。他見了我眼中流出許多英雄之淚。我再一診察他左臂被一彈穿過。已經折骨。右胸第五肋部被兩彈貫通。右肺兩處創孔。只隔一寸多些。都是機關槍彈所傷。可憐點點的鮮血滴在白帆布的擔架上。邊比臙脂還紅。我心中萬分難受。簡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顫着手替他。把創口一處一處的縛紮了。轉是他拖着垂死的聲音。望我低低說道。我是萬不回岳州和長



沙後方醫院去的這裏離我家十里不到求你送我歸去罷我只希望和老母妻兒再見一面就好了他這般的說我只得含淚點頭這當兒他兄弟馬文驥連長已得信趕來流淚問我道我哥哥的傷怎麼樣要緊不要緊他儘接二連三地問着我呆呆地望着他不能置答後來我把龍驤要回家的話望文驥說了文驥自然也沒甚說的就派了一名看護士帶了藥品和衛生材料送馬龍驤營長歸去文驥早把事託了連附抽幾點鐘的空想回家一騎因此也騎了馬帶着他哥哥和自己的幾名從兵跟了回家

敵軍退却的時候遇到人家就掠奪每到一家在門外先放上幾响示威槍然後再進去從事搶劫馬龍驤營長的家本不當大路是在山冲裏面但是這些潰軍偏能找到故而也竟承光顧了紅日初出馬家的人才起身聽得門外槍聲一响早嚇得面無人色長工傭婦都各自趕緊逃奔後山藏着只剩主人家裏婆媳孫兒三箇哭做一堆因為馬龍驤營長的老母躺在床上不能轉動馬營長的那位賢孝的夫人牽着兒子只守着老人家哭事到萬分危急的當兒才把兒子塞到床下不許他哭潰兵進來他婆媳兩個就死



在刺刀尖上了。家裏搶劫一空。還算他兒子乖覺。躲在床下。沒響才留了一條小命。等到馬龍驤營長和馬文驥連長到家。長工們正在忙亂。他五歲的兒子跑到擔架邊。把兩隻小手一手拉着父親。一手拉了叔父。哭道：「爹爹叔叔你們怎麼不早些回來呢？你們到房裏去瞧瞧。媽媽睡在地下。婆婆睡在床上。流了許多血。從清早到此刻都不說話。也不醒。長工說是被兵殺死了。我記得我弄小刀把指頭劃出了血。痛得甚麼似的。婆婆和媽媽身上出了這多血。我問他疼不疼。我用力推他們。他們總睡着不醒。馬龍驤營長躺在擔架上聽了這話。只怪吼了一聲。就絕了氣。兩箇眼眶綻出眼眶。像櫻桃般紅。」

那時馬文驥連長鐵青的臉上。連一滴眼淚都沒有。只用牙齒死命地咬着嘴唇。他母親哥哥嫂嫂後事都一概任憑從兵和長工們去料理。一聲不響。獨自上馬跑了。他並沒有回連。就此失蹤了。

十天之後。我軍攻克了羊樓峒。才在羊樓峒敵壘前山腰裏發現了六團三營一連馬文驥連長英烈的遺骸。可憐屍體已經腐了他。右手還緊握着一把戰刀。

軟玉溫香館爛脚記

鈍根戲作

余以久慕溫泉之富麗。（此溫泉非楊太真華清賜浴之陝西溫泉。乃黃老班裸體營業之上海溫泉也。）夏歷新正。特偕一友。欣然入浴。則見其陳設亦殊平常。惟每室中置有電話分機。為稍異耳。扞脚匠衣履較整潔。余命之扞脚。期必勝任愉快。詎刀鋒有毒。右足拇指被扞微破。細菌入血。釀膿且在骨際。醫言須割。否則足且不保。乃忍痛剜去全指四分之一。血流盈盃。呻吟累日。迄今始復能步。是役也。閉門謝客。終日偃臥者歷三星期之久。悶極恨極。瘡潰最劇時。污膿腐肉。狼籍萬狀。且聞微臭。瞿然自念。是與街頭乞丐何異哉。夫丐者之爛脚。人皆掩鼻而過之。余幸不為丐。家人環侍。絕無憎厭之色。乃歎佛家平等之說。亦殊難行。循是幻想。構成短篇小說一

軟玉溫香館爛脚記

三

首名曰軟玉溫香館爛脚記。以極華麗清潔之地。乃着一臭穢之爛脚。亦可謂文章惡劇。頗堪博讀者一粲也。

廚子阿福悄悄的捱到樓梯頭上。叫阿金姐叫了幾聲。阿金纔走出來。瞪了他一眼。道甚麼事。大驚小怪。老婆子們都死絕了麼。要你來這兒叫魂。阿福涎着臉陪笑道。他們上了年紀。沒耐性。打夥兒撒溺去了。沒人傳話。因此孤王纔御駕親征的。我且問你飯好了。要開上來。不要阿金伸手把阿福額角上戳了一下。嬌聲叱道。放屁。你這不識時務的糊塗東西。少爺正在收拾爛脚呢。有功夫吃飯麼。阿福嚇得倒抽了一口氣。連聲應着。是是是。訕訕的趑下樓梯去了。但是他心裏兀自暗想。我又不在上房當差。那裏會知道少爺正在收拾爛脚呢。阿金回到內房。忙着替少爺預備消毒的事情。把應用的小刀。鉗子。釵子。刮板。和白紡綢一塊兒。浸在消毒器的熱水裏。底下燒着酒精燈。把水燒得滾沸。然後熄了火。走過去倒了一盆洗手水。滴了幾十滴。拉哀蘇。放在那隻白石鏡台上。伺候奶奶洗手消毒。那時少爺躺在一張紅絨沙發上。已等得不耐煩。自己把腳上的繃布解開了。交給旁邊侍立的小丫頭。鵬



兒。廻。過。臉。去。瞧。見。另。外。一。個。大。一。些。的。丫。頭。翠。兒。空。手。站。着。少。爺。只。把。嘴。一。努。翠。兒。積。伶。早。跑。到。鏡。台。旁。端。過。一。隻。高。脚。洋。磁。盆。來。盆。裏。已。預。備。好。石。炭。酸。水。放。在。沙。發。前。面。少。爺。只。把。右。腿。一。伸。翠。兒。連。忙。跪。下。用。雙。手。擎。着。少。爺。的。脚。踝。鵲。兒。也。在。磁。盆。邊。跪。着。正。要。伸。手。到。盆。裏。去。划。水。替。少。爺。洗。脚。阿。金。在。那。邊。瞥。見。忙。趕。過。來。把。鵲。兒。拉。開。道。不。用。你。獻。勤。罷。毛。手。毛。脚的。懂。得。甚。麼。說。罷。便。自。己。動。手。用。藥。水。棉。花。浸。了。水。輕。輕。地。把。少。爺。那。隻。脚。沒。有。爛。到。的。地。方。洗。的。冰。清。玉。潔。那。副。細。膩。熨。貼。的。手。段。怨。不。得。少。爺。時。常。誇。獎。他。是。李。彥。青。第。二。咧。那。時。奶。奶。已。緊。挨。着。少。爺。坐。在。沙。發。上。見。阿。金。初。洗。已。畢。便。把。少。爺。的。脚。喬。遷。到。自。己。膝。蓋。上。舉。行。覆。洗。阿。金。姐。在。旁。蹲。着。手。捧。磁。盆。盆。裏。全。是。消。毒。過。的。東。西。奶。奶。先。取。鉗。子。夾。了。一。小。團。藥。棉。蘸。上。一。些。碘。酒。把。爛。脚。的。創。口。慢。慢。措。拭。了。一。遍。再。拿。藥。製。紗。布。墊。着。手。指。從。創。口。周。圍。輕。輕。壓。緊。攔。擠。攏。來。只。聽。得。少。爺。嘴。裏。嘶。的一。聲。作。響。四。個。人。都。吃。了。一。驚。知。道。少。爺。吃。擠。疼。了。心。裏。好。生。過。意。不。去。奶。奶。忙。停。手。不。擠。只。蹙。着。兩。道。蛾。眉。注。定。兩。泓。秋。水。呆。望。着。少。爺。的。臉。上。等。了。好。久。少。爺。纔。奮。其。神。勇。說。聲。擠。罷。少。奶。奶。纔。敢。再。擠。好。容。易。擠。出。了。一。些。



軟玉溫香館爛腳記

四

膿。水。用。紗。布。吸。乾。了。再。把。碘。酒。抹。了。一。遍。然。後。用。針。子。捲。上。藥。棉。把。創。口。四。周。通。通。拭。乾。然。後。用。刮。板。敷。上。新。藥。然。後。把。長。縑。紗。布。一。重。重。札。裹。妥。貼。然。後。用。白。紡。綢。在。外。面。打。一。個。總。包。那。時。翠。兒。已。端。過。一。張。紅。木。小。杌。杌。上。放。着。一。個。紅。緞。繡。花。方。枕。讓。少。爺。的。那。隻。爛。腳。擱。在。枕。上。奶。奶。起。身。洗。了。手。回。來。重。又。在。少。爺。旁。邊。坐。下。輕。舒。皓。腕。靠。在。少。爺。左。肩。膀。上。柔。聲。問。道。你。可。覺。得。肚。子。餓。麼。只。見。少。爺。已。累。得。連。連。吁。氣。只。閉。着。眼。睛。養。神。歇。了。一。會。纔。回。答。道。開。飯。罷。這。三。個。字。一。脫。口。阿。金。和。兩。個。小。丫。頭。早。一。疊。聲。傳。出。去。登。時。開。飯。開。飯。的。空。氣。彌。滿。了。閣。宅。從。上。房。直。到。廚。房。人。人。打。起。精。神。個。個。伸。長。脖。子。只。可。憐。那。廚。子。慌。的。手。忙。脚。亂。打。發。夥。計。們。分。配。飯。菜。老。婆。子。們。搬。上。去。老。婆。子。搬。到。外。房。丫。鬟。接。進。去。把。菜。肴。一。樣。樣。排。列。在。一。張。海。棠。式。紫。檀。小。桌。上。兩。個。人。抬。到。少。爺。面。前。阿。金。姐。把。一。雙。肥。白。滑。嫩。的。手。洗。了。又。洗。纔。揭。開。那。隻。古。鑿。薦。紅。的。飯。盂。盛。了。兩。碗。飯。遞。給。少。爺。和。奶。奶。手。裏。翠。兒。遞。上。兩。雙。銀。頭。翠。尾。的。象。牙。筷。少。爺。低。頭。把。那。四。碟。八。碗。的。菜。略。瞅。了。一。眼。只。縐。着。眉。搖。了。搖。頭。奶。奶。知。道。他。不。中。意。只。得。揀。幾。樣。略。清。爽。的。移。到。他。面。前。讓。他。勉。強。吃。了。半。碗。飯。下。去。少。爺。因。爲。



一條腿攔在凳上起動不便。只把魚肉骨兒隨口吐在地上。地上鋪着極華貴的地毯。踏腳之處。又加上一條虎皮褥子。骨兒掉在長毛裏頭。輕易瞧不見。鵲兒在那裏灣着腰。細細的檢出來。這是他的職務。遇到少爺吐痰的時候。他還得捧着痰盂上去接痰呢。不一會奶奶也吃罷了飯。叫鵲兒到廚房裏去傳話。以後可不准再做這麼不可口的菜啦。鵲兒答應着去了。到了廚房。阿福接着忙起身讓坐。又讓他喝酒。鵲兒喝了幾杯酒。不覺勾起心事來。便告訴阿福。阿金姐如何得寵。如何欺侮他。纔不是我給少爺洗腳。少爺也並不厭惡我。麼。偏是他搶過來把我推開。你瞧他那副嘴臉。也不見得便是西施美女。我不信。只有他配當漂亮差使。阿福聽了哈哈大笑。道：「罷了罷了。這漂亮差使不當也罷。左不過一隻臭腳。有甚麼好味兒啊。鵲兒把脖子一扭。正色道：「少爺的腳也會臭麼。阿福笑着搖頭道：「我倒沒有聞過不臭的爛腳。鵲兒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這不見世面的窮小子。你若有一天能夠在少爺跟前嗅一嗅他的爛腳。就是你的造化了。說的一屋子人都笑起來。阿福只指着鵲兒說：「真是個傻孩子。正在熱鬧當兒。忽有一個化子站在門口。嚷着要飯。鵲兒素性好施。又嫌他在。



此。吵。嚷。打。斷。談。興。便。隨。手。搶。了。阿。福。面。前。沒。有。吃。的。碗。飯。親。自。走。到。門。口。給。那。化。子。那。化。子。貪。心。不。足。得。了。飯。還。要。討。錢。鵲。兒。生。氣。道。你。好。好。一。個。年。輕。人。不。肯。作。工。甘。心。當。化。子。可。知。是。沒。出。息。的。哩。那。化。子。哭。喪。着。臉。抬。起。一。條。腿。來。道。我。很。願。意。作。工。可。憐。我。現。在。爛。脚。呢。鵲。兒。一。瞧。那。隻。腿。上。果。然。腫。血。模。糊。并。且。覺。得。有。一。陣。惡。劣。不。堪。的。臭。氣。直。冲。鼻。觀。登。時。起。了。一。個。噁。心。把。剛。才。吃。下。去。的。酒。菜。通。通。嘔。了。出。來。也。顧。不。得。招。呼。衆。人。只。一。翻。身。掩。着。鼻。子。飛。也。似。的。逃。回。上。房。去。了。這。兒。阿。福。和。衆。夥。計。老。婆。子。們。大。家。拍。手。笑。得。打。跌。從。此。以。後。鵲。兒。纔。恍。然。大。悟。原。來。爛。脚。是。這。麼。臭。的。少。爺。的。脚。所。以。不。覺。得。臭。的。緣。故。想。必。是。被。房。裏。的。水。安。息。香。蘭。花。香。奶。奶。和。姐。妹。們。身。上。的。粉。花。香。香。水。香。少。爺。脚。上。的。藥。膏。香。遮。掩。過。去。了。

觀音門卽事

徐哲身

暮。寒。江。上。渺。愁。余。風。土。荒。涼。勝。國。餘。綠。退。楊。枝。經。雨。靜。空。青。山。色。入。煙。虛。衝。波。小。艇。人。撈。蟹。踏。葉。橫。缸。客。買。魚。苦。憶。南。朝。無。事。日。水。邊。多。是。莫。愁。居。

舟中見花

江。天。烟。靄。畫。濛。濛。隔。岸。花。明。似。雪。空。黃。鳥。若。爲。春。易。暮。盡。情。啼。雨。向。東。風。

小 慧 錄

劉鳳生譯

平時朋友不來看我。那麼到我處來的一定是倒幕時代的朋友。一個人若要想他的夢能夠實現。快點醒起。

凡說『終身不嫁』的女子。其出嫁。倒比已訂婚的女子還快。一個人若覺得人生在世。富有興趣。他總可算是了解自己了。

女子原諒男子。大都在未婚以前。

今使開一婦女美容競爭會。其中首選者。見後。反令人失望。

女子凡肯說出真年齡者。無話不肯說了。

一個人能夠自重。不會貧到老的。

了解和誤解。是不並行的。但有時了解過分。亦足至于誤解。

男子的見解。是行直線的女子。見解。是行曲線的。(鈍根曰。盲哉斯言。)

高 等 國 貨

大長城香煙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情誤

瀟湘白蘋



章佩瓊謂其妹佩碧曰。我閱世三十餘年。歡場失意。情淚已枯。過後思量。徒增悵惘。至今始澈底覺悟。多情自古空餘恨。一語信不我欺。今是昨非。惟有自懺耳。茲將涉世所及。為妹一傾。凡女子達成年時。既有知識。心田中即種有愛情之苗。與男子交際。不啻初逢雨露。使兩性相投。情苗即隨之怒發。此為戀愛之初步。果男子之用情係純摯無貳者。則情芽蓓蕾。結

情誤

果正佳。無所謂情海風波矣。奈人心險詐。愛情隨環境而遷移。今日之少年。類多儂薄。其所謂戀愛者。不過性慾上一時之衝動。初無十分把握。見異思遷。喜新厭故。直不知愛情為何物。蓋對於人生。實未能了解也。不觀乎今日之號稱自由結婚者。非兩性戀愛之結晶乎。曾幾何時。一語不合。即中道乖離。是誠人類之蠹賊也。吾妹年事尚幼。涉世未深。於萬惡社會

中。待。人。接。物。能。處。處。本。其。真。誠。固。屬。難。能。然。防。人。之。心。君。子。不。免。務。須。自。具。見。解。使。一。旦。墮。入。情。魔。悔。之。已。晚。吾。甚。不。願。妹。重。蹈。薄。命。人。覆。轍。也。吾。觀。張。君。道。南。固。個。儻。少。年。然。鋒。鏘。太。露。輕。諾。寡。信。友。之。則。可。儻。諧。秦。晉。終。非。佳。偶。願。妹。三。思。毋。以。一。時。之。愛。而。貽。畢。生。之。憂。也。佩。瓊。語。竟。室。中。寂。然。但。聞。窗。外。秋。風。吹。樹。葉。墜。階。作。微。響。時。已。夜。靜。佩。碧。方。就。電。燈。下。持。紅。絨。繩。織。半。臂。悄。然。俯。首。坐。爲。狀。至。沉。默。聆。佩。瓊。語。面。色。微。作。絳。紅。知。受。感。深。而。心。房。之。跳。盪。不。已。也。

佩碧年甫十六。肄業滬西某學校。品學兼優。尤好交際。待人接物。和藹可親。舉止間。在在足露其天真。該校係男女同學制。男生張道南者。個儻不凡。性敏然。

不好讀書。年事略較佩碧爲長。讀同級間。以校務與佩碧接洽。因得相識。兩性款洽。久而彌篤。常以事往來。佩碧家。故佩瓊得知其爲人。佩碧自受其姊詰誡。後對諸道南。不能無戒心。形跡不免稍疏。道南探知其故。曲意溫存。殷勤愈甚。佩碧涉世未深。防人之心。終不敵其戀愛之切。卒墮其術中。不復相疑。友好益篤。直覺天地間之愛人。除父母外。惟道南一人。雖親愛如佩瓊。手足之情。尙不足與之抗也。道南因求好於佩碧。亦稍知發憤。佩碧愈樂。阿姊之一番忠告。早已拋却九霄雲外。佩瓊聞道南有改過維新意。亦竊引以爲慰。惟不時仍以經驗語告佩碧。知所戒備。佩碧視若與道南無涉。亦漫應之。

桂蕊香浮。秋高氣爽。西藏路某大旅社。門前車馬。盛極一時。此日正道南與佩碧結婚佳期也。禮堂中一對新人。珠聯璧合。賀者觀者。均豔羨不置。結褵後。形影不離。倡隨甚樂。在佩碧心中。對此新生活。已覺得有無窮安慰。逆料來日孔多。爲歡正未有艾也。詎道南野性雖馴。漸露其故態。以卒業無所事。不耐家居。乃鑣日呼朋引類。流連歌樓酒館間。非至夜深不歸。道南家非富有。成家後。以不事生產。漸有不支勢。佩碧常勸以謀職業。道南輒以徐待機緣一語報之。久而生厭。竟置不答。其游蕩也如故。而家境則每况愈下矣。佩碧諫之不遂。繼之以泣。道南初猶唯唯。否否。既而老羞成怒。竟至決裂。此時司愛之神已退避三

舍。家庭間不復有當年結婚時之雍和氣象矣。佩碧低徊往事。不禁怨從中來。然方寸靈台間。猶以爲道南有重修舊好曲意溫存之一日。此不過一時之氣忿。行當意轉心回也。詎道南此時之視佩碧。直不啻眼中釘。陽與委蛇。心早不屬。蓋同床各夢。此心已別有所戀。其所以隱忍不卽發者。婦無失德。清議難逃。尙不敢公然言離婚。故仍陽與言和不數月。又以故與佩碧口角。一怒而去。不知所之。佩碧偶檢箱中。則細軟物及銀行存摺均已不翼而飛。並於枕下得一絨發之書。曰：佩碧女士惠。僕與女士初以一時之愛。遂聯秦晉之歡。私心原甚美滿。然相處日久。始覺性情方面有

不能融洽處。長此以往。終非幸福。茲僕已別有所愛。以前婚約。當作無效。此後男婚女嫁。各不相涉。天下不少如意郎。望毋以僕為念。道南留筆。

佩碧閱竟。一慟而絕。經僕婦輩救以薑汁。移時始甦。其姊聞訊奔來。佩碧泣不可仰。謂佩瓊曰。悔不聽阿

姊言。致鑄成大錯。一不死。足惜。特恐茫茫情海中。蹈我覆轍者。正不知凡幾。吾安得而不悲。佩瓊譬解。再四。當其傷心達極點時。反覺無淚。但作苦笑。於時戶外秋風瑟瑟。燈黯無光。距結婚時僅兩年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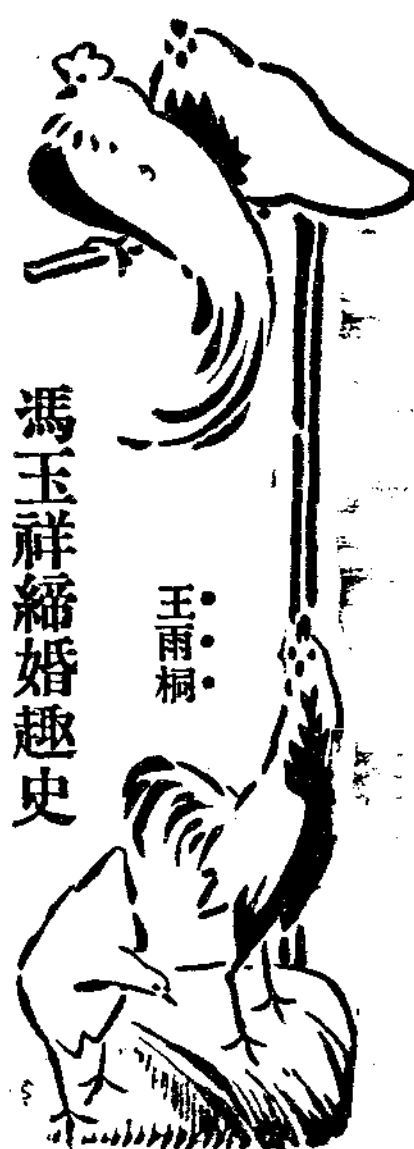
凌雲軒雜錄

章凌影女士

當危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冰。不可信之師。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子弟。不可信之醫。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生命。不可信之女子。勿以私情媒之。使人託以宗嗣。

毋執去來之勢。以為權。毋固得喪之位。以為寵。毋恃聚散之財。以為利。毋認離合之形。以為我。談經濟外。甯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甯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甯談因果。可以勸善。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著述行世。謂之福。無塵俗擾心。謂之福。無疾病牽纏。謂之福。

塑像樓神。豈歸奉親。造院活僧。豈往救貧。謂鬼神之無知。不應祈福。謂鬼神之有知。不當為非。



王雨桐

馮玉祥締婚趣史

日前京友某君南下訪余談及馮玉祥與陳女士締婚之趣史。足資談助。茲記錄如左。

陳女士向充北京青年會幹事。一日。此基督將軍列席于青年會之聚餐會。陳女士是日亦參加與會。乃馮玉祥一見之下。大為傾倒。自此心坎中常留伊人芳影。其後適值斷絃。求凰心切。逢迎者以介紹陳女

士為請將軍一聞此訊。正合其意。冰人奔走結果。則女士有三大條件提出。要求承認。其條件為

「一」取消禁着綢緞華服之成例。（馮玉祥在家庭。中確禁華服。故一家上下。皆服樸素布衣。今陳女士以本人。日在交際場中。酬酢往來。勢不能儉樸從事。）

馮玉祥締婚趣史

「二」結婚入門後不得肆其毆辱手段（前夫人在時馮氏偶有不如意事對於其妻確有毆辱

付至女士飽受教育舉止文明烏敢以野蠻手段相待

之事）

「三」以後不許以軍人手段干涉家政

馮氏對此條件概予承認且加以極饒趣味之答復并記於後

「一」前以位置較低故所入又微今則家境已與

任從女士處理

前迥異况女士又非終日足不出戶者可比交際應酬亦不可少自當遵從

「二」前妻以蠢笨無識故有時不得以此法對

觀馮氏以一介武夫號令一行三軍從命今以纖纖弱女子乃能使其俯首帖耳拜倒於石榴裙下殆亦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耶



欺
侮

兒童小說 欺侮 卓呆

「二」

電車汽車馬車黃包車等。看得人眼花了。只是從後面連續不斷的過來。光兒要橫斷這條路過去。很不容易啊。往往向左右看個幾看。趕過去時。竟致夾在電車汽車之間。嚇得哭將出來。實在是常常有的事。光兒又時時看見鄉下女子和鄉下老太婆。在馬路上橫過時。一個已經過去。一個還留在這邊。於是你喊我。我招你。光兒想想。竟又可笑。又可憐。

伊若不過大路。從後面小弄中穿出去。並非不能到學校。不過不但要繞遠路。那下雨的日子。真如田圃一般。很難行走。又是滑。又是爛泥。弄得衣上下半身都滿了。姊姊常常對光兒說。危險得很。你不可走大路啊。姊姊雖叫伊注意。伊答道。姊姊。後面小路上。那裏可以走呢。

姊姊便道。那麼你揀一條好的路罷。光兒說。後面那裏有什麼好的路。皮鞋也要粘牢了。姊姊笑着說。你未免說得太過分些罷。光兒又道。如此到下雨天。姊

姊也去走一趟試試罷。包你要吃驚了。姊姊自然點着穿穿罷。光兒便不做聲。

頭說。可以可以。這位不很出門的姊姊。下雨天一走

二

小路。到底也怕了。說道。光兒。路上確是不好走。我好幾次險些兒要跌了。

姊姊好好買了一雙長統橡皮靴來。光兒雨天也從沒穿着走過後面小路。只是在前面馬路上行走。熱

光兒眼中。稿是差不多也有些看得出姊姊的困難樣子了。姊姊又說。那實在你不能走的。我買一樣好

闊的馬路上。伊到學校去時。或從校中回去時。一一觀看。着店家玻璃窗中的窗飾。何等喜歡啊。

東西在此送給你罷。光兒暗想。好東西是什麼呢。只見姊姊拿出一雙橡皮靴來。給光兒道。下雨天你穿了。無論地上怎樣。都不妨了。光兒喜道。很好很好。但是伊一回兒就不快。因為那靴太大。不好看。并且又是長統的。連襪子也不露出來。所以說道。大得很。與大人穿的一般。姊姊搖頭說。不然。這是最小的。你耐

伊立定得最長久的是花店和玩具店。門口花店的主人。與玩具店的學徒。慢慢兒認得光兒的面孔了。向伊搭訕道。今天不到學校中去麼。伊搖頭說。現在就要去。咧。他們又道。那是你不早一點去。要來不及。咧。光兒一看。那壁上的時辰鐘。便一驚。提着書包。急急走了。

放學時。又要在路上耽擱。每天非弄到上火。伊決不會到家的。不料突然光兒態度大變。校中也不遲到家裏也早回去了。姊姊很擔心。問道。你是早退的麼。實在因爲伊要比平日早兩點鐘光景。光兒答道。並沒早退。不過聽了姊姊的話。走後面小路了。姊姊很快活。不免讚伊幾聲。其實光兒的不能行走大路。乃是有了一個要欺侮伊的人了。

離十字路口兩三家處。新開了一家雞蛋餅店。這店內有一個男孩子。年紀與光兒差不多。也不到學校。只是坐在店頭玩着。一見光兒。便突然叫道。野鬼來了。其時店裏一個婦人喝道。阿熊。你說什麼。別鬧。光兒見自己兒子與路上的光兒胡鬧。便一壁笑一

壁罵的嚷着。

光兒吃了一驚。怎麼可以不怒呢。光兒是頭髮剪短着。結着一個紅結。便怒道。我什麼地方像野鬼。你倒說給我聽聽。光兒憤憤的手中拿着一枝手工的尺。那男孩子說。你的頭髮。還不像野鬼麼。說時。用衣袖來揩鼻涕。衣袖上的鼻涕。蠟也似發着。光兒罵道。你這鄉下孩子。那阿熊恨道。誰是鄉下孩子。你敢再說一遍麼。光兒就說一百遍。也可以。你這拖鼻涕的鄉下孩子。

光兒一口氣說完。兩足飛也似的逃去了。阿熊在後面且罵且追。光兒由小弄中穿了進去。纔得逃掉。阿熊恨得不得了。

學校中的朋友都曉得了。有人問道：光兒，你和雞蛋餅店裏兒子吵鬧過的麼？光兒說：是啊，他罵我野鬼。那朋友欣兒笑了一聲。光兒問道：你認得他麼？欣兒就說：我住在他隔壁啊。欣兒是雞蛋餅店隔壁酒店裏的孩子。欣兒又說：他說下次再看見要打你了。光兒點點頭心裏就怕起這阿熊來咧。

從此光兒就不敢走前面大路，怕被阿熊看見了。要吃眼前虧啊。姊姊掙了幾個銅元，給光兒道：那邊新開着雞蛋餅店咧，你去買些啊。光兒皺眉道：我吃雞蛋餅有些厭了。姊姊很覺奇怪，問道：爲什麼呢？一向很喜歡的。

後面的小路，冷靜極了。汽車是行不進的，連腳踏車

也少得很。光兒自然一無耽擱，立刻趕到校中了。

雞蛋餅店裏的兒子阿熊，從此每天立在自己門口等候光兒到來。但是不見了，他也不久就忘掉。不過有一天，遇見隔壁的欣兒時，打聽道：近來你校中那野鬼來不來？欣兒一聽，答道：那是早已搬了。現在一定上別處的學校去咧。欣兒假裝得像真的一般。

阿熊便很失望的答道：如此麼？所以瞧不見啊。後來欣兒見光兒時，笑着告訴伊，又說：那雞蛋餅店裏的孩子，真是笨人。我看并且也就會忘掉的不打緊。於是光兒只是等候着雞蛋餅店裏的阿熊，忘掉了。





紐約娼妓的生活續

倚虹 韻琴 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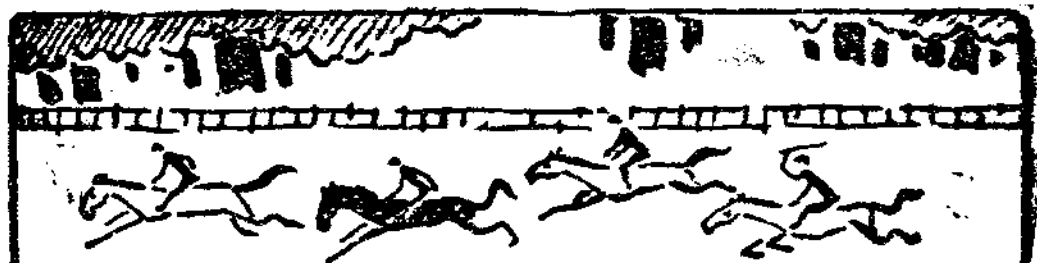
紐約妓女的家世。泰半是下流的多。因此秉承父母的遺傳性。賣淫偷竊。凡是不名譽不道德的事情。她們都會去幹的。著者曾詳細調查六百四十七個妓女。內中一百三十個。都是襲有她們父母的遺傳性。共計有喝酒遺傳性的三十五人。家族中犯罪的五人。遺傳羊癩病的七人。腦筋柔弱的二人。父母不康健的九人。發瘋的十六人。父母曾犯奸淫的二十一人。患花柳病的十人。患肺病的二十五人。此外像父母沒有受過教育的也很不少。等候女兒一到成年。不是將她送往工廠去做工。便是去充當僕婦。這種沒有智識的少女。一到了這個黑暗紐約城中。怎麼不會被外界所引誘



。墜落到人間地獄裏去。因此紐約慈善團裏的人。想用強迫教育去感化她們。一則可以提高她們的生活程度。二則也可使她們曉得一些廉恥。不致像盲人騎馬。跟了這般惡徒亂跑咧。

這般無智識的妓女。腦筋簡單得很。所以極容易受人愚弄。據紐約感化院裏報告。六百四十七個妓女中。和人結婚者。共計一百九十三人。有的受了男子一襲衣服或是一頂帽子。就情願和他秘密結婚了。至于這個男子性情若何。操何職業。她都毫不關心。所以不到一兩月。竟被男子拋棄不顧。遂作賣淫生活。或是逕被男子賣入妓院。強迫爲娼。而且還有一樁最可憐的事情。就是泰半妓女都有了子女。一誤再誤。豈不深可嘆息麼。

紐約的妓女。十分之六七。都是惡根性很深的。近據感化院裏調查得院裏所收的妓女。內有一百〇五人。曾經犯過欺詐罪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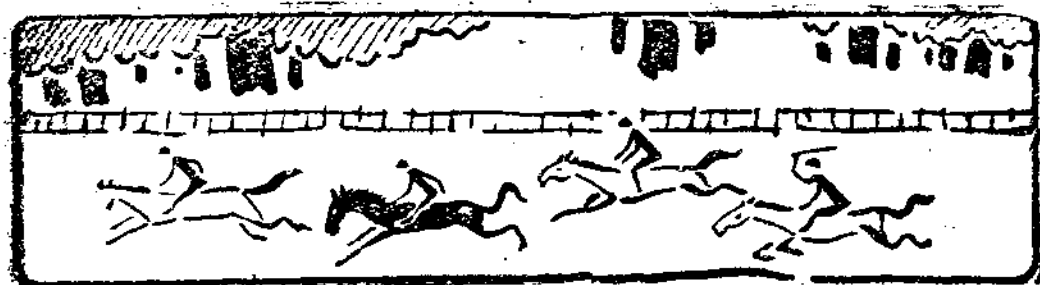




十五人在十八歲時。犯了和奸罪。被父母驅逐出來的。三十八人是犯過醉酒滋事的罪。以下幾樁著名的刑事案。都是妓女犯的。可見得妓女爲害之烈了。

A. B. 是個十八歲的妓女。和一個狎客訂了曠臂盟。後來這個狎客忽地看中了別個妓女。她嫉妒非凡。就遷怒于這個妓女。疑她有意奪她的情人。從此每晚懷了利刃。去尋找那個女子。藉圖報復。過了一個多月。方才在一家餐館裏遇見了這個妓女和她的情人。冤家路窄。愈形憤怒。便出利刃向那妓女刺去，連戮數下。頓卽香消玉殞矣。

C. D. 也是個十八歲的妓女。有天晚上在途中和她的情人爭吵。她的情人便決絕向她絕交。並發重誓而去。這個憤怒非凡。便穿往對街水門汀上。出手槍將他擊斃。後來法官問她。爾既賣淫爲活。



身畔帶此實彈手槍何用。該妓答稱渠未到紐約前。已日佩此槍。專備自衛之用云。

E. F. 妓女犯的是椿竊案。她在十三年前。由她母親從美國北部帶到紐約來的。這時和一個男子發生了戀愛。不久她母親死了。後來她生了個私生子。便正式嫁給了他。夫婦間的戀愛。反及不來從前做露水夫妻時候的親密。時常有爭鬧之事發生。不久便和別個男子結識。不過這個男子毫無生產力的。該婦並不厭其不能瞻養自己。反去賣淫來供養他。後來遇見個狎客攜有一隻很大的金表。價值頗鉅。她便乘間偷了來送給她姘夫。後來被探捕查了出來。兩人便一同下獄。

G. H. 是個二十四歲的妓女。她的丈夫開設店鋪的。很有力量供給她。不過她的鴉片烟癮很大。夫婦間因此就不睦起來。聽說她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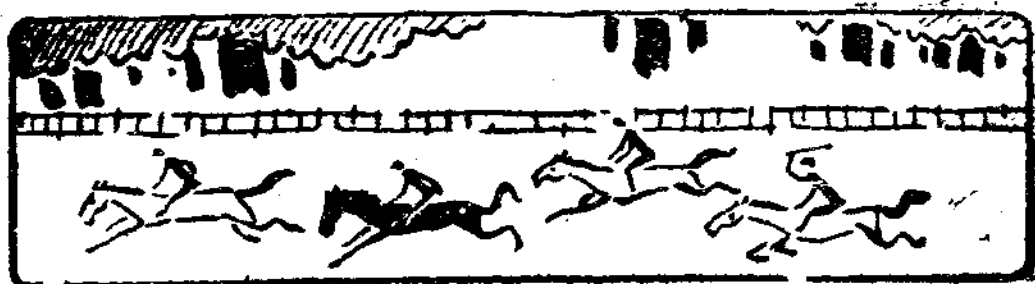




上鴉片烟的原因。因為時常患病。醫生勸她吸的。有時沒有錢買鴉片。便到店鋪裏去偷。後來被她丈夫覺察了。無顏再住在家。祇得出來到妓院裏去賣淫度日。這樣過了兩年光景。有天因為偷了狎客的鑽戒。便被捉到官裏去了。

有三個婦人。全拐了個女孩。到紐約來供人宣淫。後來被當道探悉了。因其慘無人道。便將三人宣判監禁。此外爭鬥自殺等案。亦妓女中所恆見者。

綜觀以上所述。紐約妓界雖則黑暗到這樣地步。然而救濟婦孺的慈善機關。公的私的間接的直接的設立得不少。每年在火坑內救出的婦孺。不下一萬八千多人。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從十七歲至二十五歲的少年婦女。此外還有個婦女旅行指導部。專門派人在輪埠車站等處招待初次到紐約來的婦女。並替她們代為預備宿舍





紐約娼妓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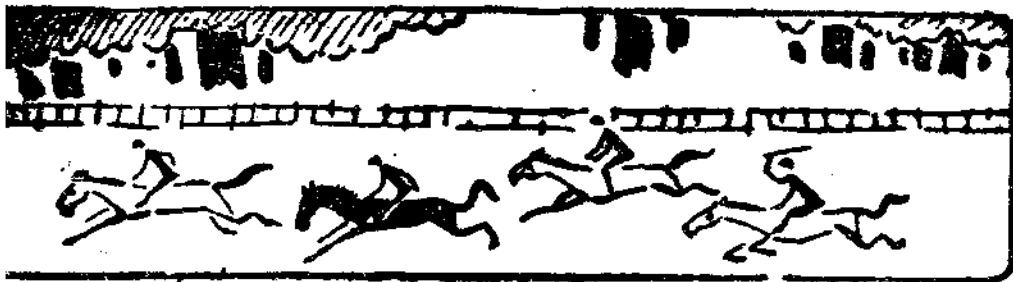
六六

。同時各處教堂青年會等處。也有關於花柳病危害的演講。使得人們聽了。惕然有戒于心。不敢前往嘗試。

唐人街上。設有濟良所。專替中國婦女謀幸福。辦理的人。大都是教會中人。每個月裏。從紐約妓院中或是別的地方救出來的中國婦女。送到唐人街濟良所去。平均算起來。約有七十五人。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共計救出來中國婦女。約二千人之譜。

現在紐約的警廳。也較從前大加改良了。每區警官對於區內的妓女狀況。每個月裏的第五天。必要報告廳長。客棧餐館和跳舞場等。時常派便衣偵探去調查。遇有供給無恥男女在裏邊作不正當行爲者。立刻將他封閉。倘然警探藉端敲詐祕不報告者。則立即治罪。倘然果能怎樣認真做去。那麼紐約的妓女。行將逐漸淘汰淨盡了。

(完)





學校偵探案大觀(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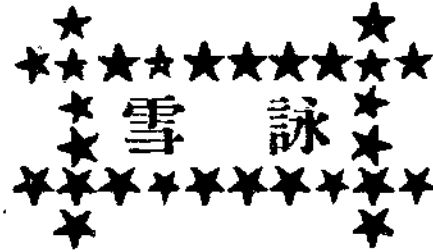
(陳雲溪)

▲歡迎全國學生大偵探投稿

青年會中學。去年發生一怪劇。有初中二年級李某者。素性狡黠。同學之受其戲侮者。不知凡幾。咸思有以報之。一時苦未得間。副班長某甲銜之尤深。遂與正班長密商。各出洋數元。向印刷所託印紅片金字之請客帖數十副。上書「某月某日爲長男某某授室敬治喜筵。恭請光臨。李某鞠躬」等字樣。儼然喜柬也。粘以郵票。投諸本校信箱中。明日。與李相識者。均接到是項喜柬。深信弗疑。某甲並代爲收集賀禮。而李則堅執不承。衆人以爲少年面嫩。不慮其他。李居城內淘沙場某里。是日下午四時。李課畢回家。某甲尾其後。至淘沙場口之某紙紮店。謂店主曰。李家少爺後日將成親。汝盍往飲喜酒乎。店主笑曰。誠如是。予必往。蓋李爲該店之老主顧也。某甲徐徐袖出紅紙數條曰。

學校偵探案大觀

煩汝往李宅門口。里口。及淘沙場弄口。各處分貼。無何。李有黃姓友過其地。見所貼紅紙。注意觀看。上均寫有李府喜事字樣。黃姓返校。告于衆。後日同學之聯袂而至者。達數十人。莫不衣冠濟楚。滿擬登堂道賀。暢飲喜筵。詎入其門。冷落如平時。尙有人疑爲另有結婚處所。李之父在內。瞥見來人衆多。心深詫異。趨出問之。皆曰。爲賀喜來也。李父愕然不知所對。良久乃言無之。當囑副班長。將賀禮分別送還。李父又函致校長。聲明實無其事。一場話柄。至此始告結束。後李極力偵探。方知係某甲所爲云。



徐哲身

天暗北風鳴。蕭蕭雁有聲。孤舟寒夜水。大雪滿江城。野曠荒烟合。村遙獨樹明。只疑滄海月。流照遠人行。

昨日雪稍霽。終宵風更寒。清輝映江水。悵望極雲端。野色兼天淨。鄉心逼歲殘。劇憐烏鵲噪。未有一枝容。



鐵窗之一瞥

嚴美孫

那天我經過大街。聽見幾個雄赳赳的警察。解着一個強盜。那強盜的年紀。還不滿二十歲。他的雙手。套着鐵銬。只是緩緩的跟着警察走着。他只是低着脖子。不敢仰視。可見他羞恥之心。還未泯滅。我正瞧得出神。恰和前街上的劉先生遇個正着。我說你可瞧見那個少年強盜嗎。他如今

不知解到那裏去。劉先生嘆了一口氣。道。你可曉得他是誰啊。他就是我家女婿的兒子徐阿三。因為迫於環境。纔敢鋌而走險。法庭已經判定了他無期徒刑的罪名。今天正是解到監獄中去。

★ ★ ★ ★ ★

監獄中是人的生活嗎？這個問題。盤旋

我的腦中。我便把一個月以前。參觀監獄的影片。完全沖洗出來。

可怕啊。鐵索叮嚀繫着的。不都是同樣兼有性靈的人類嗎。黑漆漆的屋子。就是他們容身之地嗎。唉。誰無父母。誰無妻子。他們的父母妻子。又在那裏呢。我正胡亂的想着。監獄官已經先領我參觀女犯。我抬頭一看。只見長板橙上。坐着一個老婦。頭髮白得像銀絲一樣。他渾身穿着大藍布的囚衣。但瞧他臉上皺紋的成績。便曉得他的高齡。至少要在花甲以外。他這時正

閉着眼睛。手持佛珠。口中喃喃的念着我。瞧着老人慈藹可親的樣子。不禁怔了一怔。衝口便問監獄官道。他是誰啊。監獄官牙根咬得緊緊的。道他是一個無期徒刑的囚犯。我聽了這話。我的視線格外注射在那老婦的臉上。我向他逼視。覺得他真是一個慈祥愷悌的老人。假使我沒有曉得這個所在。是監獄。誰不當他是那一家慈愛的賢母啊。唉。可憐的他。如今竟永遠不能再親天日了。我急急詢問他所犯的罪惡。監獄官狠嚴重的說道。他的罪惡便

是判他死刑。也不能稍蔽其辜。如今看他老邁龍鍾。貸他一死。已是法律上的寬恕了。他是一個著名的女拐。曾經拐過一個孩子。他拐了這個孩子。并非販賣出口。却是慘無人道。挖取那孩子的眼球。作為製藥之用。孩子的父母。膝前只此一子。自從孩子失蹤以後。孩子的父親。抑鬱而亡。孩子的母親。解帶自縊。這麼一來。三條人命。都斷送在他的手裏。他的罪惡。應該處死。如今是寬恕他啊。我聽了監獄官這番話。一時找不出一句相當的答辭。我再向

那老婦一瞧。只見那老婦眼眶裏淌下一點眼淚。唉。這一點慘痛的眼淚。也許是懺悔的表示罷。我瞧着這種情景。也不禁心酸淚落。我再回過頭來一瞧。更使我十分懷疑。原來左面那條長板橙上。又坐着一個年輕的女子。他的年紀。正在十六七的模樣。髮纒覆額。宛然是個天真爛漫的好女兒。他穿着渾身的囚衣。舉動都失了自由。只是低頭掩淚。兩片蘋果似的小頰。已經濕了一半。我瞧了這副情景。兀是自忖道。說他是犯罪罷。他明明是一個弱女子。

手無縛雞之力。那能幹那作奸犯科的惡勾當。說他不是罪犯罷。他却明明是穿着囚衣。上面註明他是第幾號女犯。我當時詢明了監獄官。委實出我意想以外。那個弱不禁風的小女子。非但是個徒刑的罪犯。而且是個無期徒刑的罪犯。哎呀。像這等模樣一個嬌弱的女子。竟會觸犯刑章。永遠度那鐵窗中的生活嗎。我把那個女子的罪惡。寫了出來。也可見得知人知面不知心了。那女子是一家雜貨舖的女兒。今年只有十七歲。原是小家碧玉。不料今

年墮入游戲場的魔道裏。後來被奸人計誘。竟把他父親舖裏的所有捲逃一空。臨走的時候。又恐怕被人覺察。索性放了一把火。不料烈焰一起。竟把他的父母雙雙的葬送在火窟裏。他和奸夫出外共處。後來被人告發。奸夫早已問風遠遁。他就變了囹圄中人。他進了監獄以後。沒有一天不是盈盈泣。還有一件可慘的事情。便是他進獄的時候。他還帶了三個月的身孕。咧。我當時在監獄官口中探着了他的罪由。再向他仔細一瞧。果然見他腹部

凸起彷彿已屆臨產。我故意問他道：你有父母嗎？我這一句話本來中了他的心病。可憐叫他拿什麼話來回答我呢？他一時悲感交并，熱淚直流。他還沒有開口，那兩旁管獄的人，大家早嚴喝了一聲：可憐他的眼淚只得重又咽住。但瞧他臉上的神態，他的心頭，正是痛如刀割咧。

我只好拿這黑漆漆的監獄當做終身之家了。唉，世界上那條自新之路，他們雖願走上前去，可是再也尋不到他們倆的足跡了。我還記得那天我回到會客室裏，笑對監獄官道：世間上人心最硬的，總要算你們這麼威嚴的監獄官了。我今天僅僅參觀這裏的一小部分，已覺萬分悽慘。倘使叫我常在這裏走動，我的心頭正不知要如何難過咧。監獄官聽了我這兩句話，拈着短髭，很鄭重的答道：我也不是鐵石心腸。

要曉得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也很希望。世界的人類永遠不要踏進這座鐵門。可是天下事都是有願難償。我的希望竟永無有達到的一天。我也明知這裏的生活。決非人類所能堪受的。然而這是法律上的一種裁制。誰也不能違抗的。監獄官奉公守法。社會上的人們。偏要犯法受罪。來到這裏嘗試鐵窗的風味。唉。法律上這樣嚴明。牢獄中這樣慘酷。然而人們還是結隊而來。源源不絕。他們既是甘心來到這裏。我却不能拒絕他們了。你大可質問他

們爲什麼一定要到此地游歷。你却不能怪我們做監獄官的心腸太硬啊。這兩句話。義正詞嚴。我腦海中。兀是磨滅不掉。

★ ★ ★ ★

過了三個月以後。監獄官在私寓中約我。便飯。我匆匆前去。酒酣耳熱。無話不談。後來監獄官告訴我兩段消息。真令我酒興頓減。第一段消息。是說前回我到獄中參觀的那個拐孩的老婦。忽然絕粒而亡。臨死的時候。口中只是念着南無阿彌陀佛。

咽氣以後他的眼睛只管不閉第二段消息是說那個放火的幼女進獄時已有身孕不久亦因流產而死咽氣的時候他睜大了眼睛失聲狂喊道我放火燒死了我的父母我實在罪大惡極決不能爲天地所容唉！如今我死了我還有那副面目去見我的父母呢說着要求獄卒檢覓一方白巾遮掩他的臉上以免死到九泉被他父母所見獄卒看他可憐方纔應聲而去他已斷了氣了以上這兩段消息灌到我耳朵裏雖是不快却幸這一老一少

靈魂得以離開這引他們犯罪的惡濁世界亦未嘗不是一件快事我正胡亂想着忽然有一個獄卒匆匆的走了進來向監獄官行禮報告道「那個無期徒刑的強盜徐阿三方纔忽然解帶自縊急請方醫士救治已是不治了」監獄官問道「他臨死時有話說麼」獄卒道「他單說『唉我那裏是個強盜啊只因我母親年邁無力不能幫傭近來回家又患了瘋癱我既無錢替他醫治又不忍眼瞧我母親成了殘廢我搶了人家五塊錢原想醫治我

母親的病。痛。如。今。我。母。親。已。經。不。治。我。又。擔。了。一。個。強。盜。的。罪。名。唉。我。的。慈。愛。的。母。親。啊。」監獄官聽到這裏。狠。不。耐。煩。的。說。道。我。聽。見。了。我。這。裏。有。朋。友。喝。酒。別。再。嚙。嚙。說。下。去。了。

我聽了徐阿三的死耗。頓時便想起那天街頭相遇情景。只見這時。另外又有一個獄卒。匆匆的走了進來。又向監獄官報告道。『方繞由地方檢察廳解來三名無期徒刑的人犯。一個是殺人犯。一個是放火犯。一個是劫財犯……』監獄官狠隨便

的答道。『那麼收押起來就是了。』

我那晚多喝了幾杯酒。不免有些醉意。思潮紛湧。方寸間幾乎不能自持。我想起兩次獄卒的報告辭。便又想起三個月前鐵窗的一瞥。可憐啊。前面的一個殺人犯。一個放火犯。一個劫財犯。都已超登極樂世界了。可是他們的屍骨未寒。而後面的殺人犯放火犯劫財犯。又已接踵而起。唉。監獄中的屋子。只像鴿籠式一般的狹窄。不像極樂世界中那般的廣闊。那裏容留得下這許多人啊。



江上芙蓉記

張秋蟲

百。花。同。日。生。曰。自。憫。閒。情。久。屏。綺。語。入。春。以。來。小。
 住。湖。上。烟。水。一。舸。香。花。入。抱。飲。酒。薄。醉。不。覺。狂。奴。
 故。態。復。萌。矣。夜。雨。打。窗。曉。鐘。破。夢。小。病。倚。檠。倍。極。
 無。聊。輒。取。舊。時。筆。筭。演。繹。成。篇。項。蓮。生。云。不。無。累。
 德。之。詞。抑。亦。傷。心。之。極。致。舊。夢。未。醒。結。習。難。忘。姑。
 借。是。語。以。自。解。嘲。云。爾。
 一。日。為。星。期。六。下。午。時。已。盛。夏。赤。日。如。燬。京。華。道。

江上芙蓉記

上。塵。土。飛。揚。霧。霧。若。布。密。霧。車。輪。碾。處。但。見。黃。雲。
 天。矯。旋。轉。天。空。知。交。觀。面。至。不。辨。顏。色。觀。音。寺。街。
 行。人。乃。如。蟻。肩。摩。踵。接。奔。走。甚。狂。皇。皇。然。似。大。禍。
 之。將。臨。氣。休。休。然。足。僕。僕。然。額。上。汗。涔。涔。然。作。牛。
 乳。色。著。衣。衣。厚。及。地。地。溼。後。人。踐。之。輒。虞。顛。躓。詭。
 視。之。熱。氣。沸。騰。至。類。咖。啡。店。中。之。牛。炙。一。時。肉。汗。
 與。馬。矢。爭。香。人。面。共。飛。塵。齊。色。誠。奇。觀。也。蓋。此。為。

全。城。中。心。點。店。肆。林。立。人。烟。稠。密。故。綬。綬。雄。狐。粥。
粥。雌。兔。冶。容。豔。服。招。搖。過。市。至。多。於。過。江。之。鱗。車。
水。馬。龍。銜。尾。乃。如。錦。帶。時。見。妙。齡。女。郎。喬。裝。爲。碧。
眼。美。人。鬢。髮。蓬。鬆。玉。額。低。掩。冠。花。冠。飾。以。鷺。羽。迎。
風。顫。動。恍。如。蜻。蜓。飛。上。玉。搔。頭。也。衣。半。臂。袒。酥。胸。
珠。光。寶。氣。與。雪。膚。冰。肌。相。映。增。輝。手。揚。素。巾。斜。坐。
摩。托。卡。中。柳。眼。含。春。櫻。唇。半。綻。以。笑。靨。徧。饜。路。人。
厥。狀。至。媚。見。者。莫。不。銷。魂。一。少。年。年。可。弱。冠。貌。美。
秀。而。文。手。挾。巨。帙。帙。上。作。蟹。行。蚓。曲。文。彳。亍。行。路。
中。垂。首。至。臆。抑。抑。如。有。所。思。偶。昂。首。適。與。車。中。人。
目。光。相。接。少。年。面。大。頰。車。中。人。亦。紅。潮。上。頰。酡。然。
如。醉。燭。然。報。以。一。笑。少。年。狂。喜。不。知。所。可。追。隨。車。

後。遽。思。偷。韓。壽。下。風。頭。香。且。奔。且。呼。曰。密。司。愛。我。
密。司。愛。我。市。人。意。其。癩。皆。笑。顧。曰。噫。何。處。來。此。風。
魔。少。年。郎。乃。效。朱。三。小。姐。故。事。耶。少。年。殊。不。覺。著。
者。曰。車。中。人。誠。愛。汝。然。不。情。之。司。機。人。手。扳。車。機。
急。駛。不。少。留。但。聞。嗚。嗚。一。聲。已。遠。在。一。里。以。外。少。
年。目。送。之。至。不。見。其。影。乃。已。蹣。跚。前。行。仰。天。而。噓。
良。久。自。語。曰。一。笑。傾。人。城。千。金。買。一。笑。回。眸。一。笑。
百。媚。生。天。下。之。至。可。貴。者。固。莫。美。人。之。一。笑。若。而。
天。下。之。至。可。畏。者。亦。莫。若。美。人。之。一。笑。今。余。竟。爲。
彼。美。所。垂。青。宜。吾。之。不。能。自。持。矣。嗟。夫。余。閱。人。多。
矣。其。間。雖。不。乏。佳。麗。然。欲。以。上。擬。彼。美。則。允。雅。不。
欲。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今。茲。所。莫。遺。余。懷。者。則。將。

以何術獵此可人與之臉兒相偎手兒相持股兒相壓耳苟此志不達余且盡削煩惱絲遁跡荒山古刹與木石鹿豕相伍矣少年至此已入魔道不自知其聲之放涕之洳也旋又念及司機人之不爲曲全好事則喃喃嘗曰此吾之情敵慶父不去魯難未已情敵尙存吾甯有幸吾必與之決鬥不與共戴天言次以拳擬空作勢似欲一擊以快意於是一市騰笑萬衆獻嘲譏之爲登徒子者有之比之爲雜穢兒者亦有之少年仍憤然不之願以爲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亂雀安知鴻鵠志鸞鳩偏笑鷓鴣飛我行我素人言何足恤哉少年積想成癡幻爲奇境恍惚見車中人御風而來與之纏綿

江上芙蓉記

不禁舞手蹈足而曼聲吟曰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怪聲未絕遽張雙臂如翼抱持車中人與之接甜蜜之香吻曰檀口搵香腮急車中大叱曰何物小子敢與翁作戲將謂吾不利乎少年猶低聲溫存曰女孩兒恁響喉喘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的不是你這性兒向誰使兀的不嚇死人也麼哥車中人更怒曰誰歟爲汝哥者少年聆其音粗愴不類女子注目凝視則所抱持者非車中人乃一于思于思鬢髻如戟之齊魯壯士也少年驚且愧急釋手逃覺身後窸窣作響疑追者至奔益力且奔且回首視固杳然無人猶恐遇鬼舉目四顧但見天際滿布紙片片作蝴蝶飛舞始知

所。挾。巨。帙。墜。地。脫。散。乃。爲。風。姨。挾。奪。以。去。疑。慮。既。釋。不。覺。失。笑。復。前。行。思。潮。起。伏。殊。志。恧。不。甯。任。意。所。如。忘。路。之。遠。近。正。遐。思。綺。想。間。一。人。乘。自。由。車。自。後。來。迅。如。飛。隼。撞。少。年。少。年。顛。跳。而。起。逕。前。執。其。人。戟。指。罵。曰。鼠。輩。敢。爾。亦。識。乃。公。否。乃。公。正。一。肚。皮。惡。氣。沒。處。發。洩。乃。敢。攪。乃。公。怒。好。好。且。試。試。乃。公。身。手。言。時。捲。袖。伸。拳。怒。目。切。齒。猛。若。癩。獅。兇。同。瘦。狗。勢。且。噬。人。然。少。年。旋。亦。自。知。其。謬。矣。蓋。少。年。目。光。偶。注。其。面。而。骨。軟。矣。筋。酥。矣。拳。則。退。藏。衫。底。矣。神。聖。不。可。侵。犯。之。威。嚴。已。一。易。而。爲。倩。然。之。巧。笑。矣。則。掩。口。胡。盧。曰。卿。亦。太。鹵。莽。幸。所。遇。者。爲。余。鼠。負。健。兒。名。不。爾。肇。禍。矣。閱。者。亦。知。乘。車。者。

爲。何。許。人。乎。一。女。郎。也。設。非。女。郎。少。年。洶。洶。之。勢。必。致。演。全。武。行。之。武。劇。設。女。郎。而。缺。其。唇。麻。其。面。禿。其。髮。鬢。其。耳。少。年。亦。詎。肯。讓。步。乃。此。女。非。缺。唇。非。麻。面。非。禿。髮。非。鬢。耳。而。爲。一。丰。姿。綽。約。之。少。女。新。被。驚。恐。梨。渦。紅。暈。雙。輔。如。已。熟。蘋。果。益。增。其。媚。此。雖。努。目。金。剛。亦。將。作。笑。臉。彌。勒。矧。一。形。同。拆。白。之。少。年。其。顛。倒。於。石。榴。裙。下。也。固。宜。女。郎。聞。少。年。言。急。伸。玉。手。爲。之。捫。擦。痛。處。鬢。眉。曰。儂。不。善。駕。駛。乃。苦。君。儂。罪。滋。重。君。其。恕。儂。言。時。羞。不。可。仰。低。首。視。其。六。寸。圓。膚。復。嚶。嚶。作。嬌。聲。曰。君。稍。愈。否。儂。知。罪。矣。少。年。被。此。奇。榮。如。飲。冰。忌。淋。如。服。麻。醉。劑。心。臟。震。蕩。四。肢。顫。動。幾。不。能。自。支。倘。非。立。鬧。市。中。者。

必且屈膝以謝然而得意忘形欲肆其談鋒與孃子軍周旋於疆場之上顧期期艾艾靦然不能作一語惟瞪其目灼灼注視女郎不少瞬女郎亦轉其剪水秋波與少年相酬答視綫相觸女郎遽呈驚駭色嚶然微呻曰汝邪何毓珊邪少年亦大詫瞳目久之曰然則汝汝殆邢思秋耳纔兩年不見便長成如許矣思秋笑曰多年老友忽邂逅於此此其間有天良非始願所及去去此間非絮語所妾家距此匪遙盍隨余行聯床話舊剪燭談心亦人生樂事也言已以臂加毓珊肩一手推自由車雙雙相俛而去

賣花思秋曉粧甫竟未卸寢衣衫乃露胸袴不蔽膝且衣薄如蟬翼玉臂酥胸瑩然可見毓珊顧而樂之指壁上楊妃出浴圖曰畫裏真真將無以過此思秋意得甚伴作嬌嗔叱曰汝何語乃儕我於肥婢豈欲向我索洗兒錢耶遂倒身其懷曰吾必有以懲汝然星眼微顰玉容如醉依依若不勝情毓珊笑曰生爲胡人佳也因朗吟曰嫩如新剝鷄頭肉滑膩猶如塞上酥思秋翹之不已忽室外有人格格大笑聲幾類鷓鴣二人相顧失色思秋急推毓珊入左壁浴室中一女子已褰簾入詢思秋曰汝嬌聲浪氣與阿誰作情話者其速告我毋隱思秋窘甚強笑曰頃一人細算日來之脂粉費

耳。毓。珊。陰。自。隙。間。偷。觀。來。者。爲。一。少。女。貌。頗。姝。麗。腰。尤。細。軟。衣。飾。亦。冶。豔。雅。精。其。體。諦。視。之。卽。一。昨。所。見。摩。托。卡。中。之。西。裝。女。子。也。此。時。相。離。甚。近。較。前。益。爲。親。切。覺。其。一。顰。一。笑。皆。具。有。絕。大。之。魔。力。令。人。心。迷。神。往。不。能。已。已。毓。珊。殆。又。入。魔。矣。又。聞。車。中。人。含。笑。謂。思。秋。曰。汝。莫。哄。我。觀。汝。神。色。不。甯。得。無。效。毓。國。夫。人。壁。後。藏。人。家。少。年。郎。耶。思。秋。笑。擊。車。中。人。曰。此。事。當。推。芙。姊。爲。新。輪。老。手。妹。年。稚。殊。不。解。此。會。當。拜。列。門。牆。執。弟。子。禮。也。車。中。人。笑。不。可。仰。旋。目。思。秋。曰。小。妮。子。務。以。奇。裝。豔。服。眩。人。乃。不。惜。以。色。身。相。示。好。一。個。裸。體。美。人。我。見。猶。憐。思。秋。不。俟。其。詞。畢。卽。笑。阻。曰。若。查。自。視。車。中。人。俯。

首。則。見。衣。袴。皆。製。以。輕。縠。明。顯。不。啻。琉。璃。乃。頸。頰。緋。紅。吃。吃。而。笑。曰。今。之。時。髦。女。子。疇。不。若。是。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亦。何。足。奇。思。秋。曰。芙。姊。貌。如。花。豔。膚。似。脂。凝。服。此。豔。裝。愈。形。斌。媚。無。怪。許。多。裘。馬。少。年。青。衫。名。士。皆。伸。其。鵝。頸。瞪。其。驢。眼。欲。一。親。薊。澤。以。爲。榮。大。似。小。兒。戀。乳。追。隨。不。肯。少。離。芙。姊。乃。故。弄。狡。獪。若。有。情。若。無。情。使。之。心。旌。搖。惑。夢。魂。顛。倒。亦。大。可。憐。矣。車。中。人。笑。曰。此。輩。酸。醋。瓶。祇。合。與。黃。臉。婆。子。絮。絮。談。柴。米。帳。難。耐。煩。與。之。周。旋。一。種。鹽。齏。味。徒。令。二。人。作。三。日。惡。耳。思。秋。復。與。之。嬉。毓。珊。在。浴。室。中。直。如。隔。牆。之。張。君。瑞。觀。此。一。雙。佳。麗。不。覺。眼。花。撩。亂。亟。思。出。作。劉。楨。之。平。視。又。恐。思。秋。生。

妬。醋。娘。子。鋒。不。可。當。則。懾。服。不。敢。稍。動。然。而。意。馬。
心。猿。未。克。自。禁。迷。離。倘。悅。依。稀。見。車。中。人。珊。珊。其。
來。如。秦。可。卿。之。於。寶。玉。也。忽。耳。鼓。中。鏗。然。作。巨。響。
始。瞿。然。覺。則。思。秋。在。前。室。中。笑。呼。曰。客。去。矣。胡。遲。
遲。不。卽。出。豈。欲。久。處。浴。室。中。吃。洗。脚。水。邪。毓。珊。亦。
失。笑。急。虎。躍。而。出。汲。汲。詢。來。者。爲。誰。思。秋。曰。是。田。
總。長。之。女。公。子。也。於。余。爲。中。表。姊。妹。毓。珊。又。絮。絮。
問。其。芳。名。思。秋。生。疑。變。色。曰。吹。皺。春。水。一。池。干。卿。
底。事。將。毋。得。隴。復。望。蜀。邪。果。爾。請。從。此。絕。毓。珊。大。
惶。恐。泣。下。沾。襟。指。天。誓。日。力。白。無。他。思。秋。怒。稍。霽。
伴。笑。曰。渠。約。予。明。日。至。城。南。游。藝。園。汝。有。與。盍。偕。
往。郎。擅。求。風。女。亦。鳴。雉。不。難。遂。汝。獵。艷。之。志。也。毓。

珊。知。思。秋。尙。含。妬。意。急。長。跪。乞。憐。且。自。批。其。頰。曰。
南。人。不。復。反。矣。思。秋。意。始。解。爲。之。破。顏。一。笑。毓。珊。
欲。固。寵。及。夜。竭。其。一。身。媚。骨。以。與。姪。燼。將。軍。爭。一。
夕。之。長。短。山。雨。欲。來。罡。風。爲。斷。忽。噫。氣。微。喟。思。
秋。心。大。動。亟。以。溫。語。慰。藉。且。詢。其。故。曰。有。所。苦。但。
告。妾。或。可。爲。郎。分。憂。毓。珊。初。但。歛。歔。不。肯。言。固。問。
始。蹙。額。曰。余。來。京。時。僅。匯。銀。一。千。一。月。京。華。金。迷。
紙。醉。今。已。捉。襟。見。肘。矣。可。奈。何。思。秋。亦。顰。眉。曰。吾。
父。爲。總。統。府。願。問。月。薪。纔。四。百。番。陸。部。薪。又。經。年。
不。發。得。錢。亦。但。從。蕩。婦。宿。已。兩。月。不。歸。家。矣。儂。何。
能。爲。君。作。計。旋。欣。然。曰。得。之。矣。毓。珊。詢。何。計。思。秋。
徐。曰。綠。芙。擁。有。多。貲。君。苟。與。之。狎。大。可。恣。君。揮。霍。

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毓珊曰彼綠芙者爲誰思
秋曰卽晨間來此之女郎是毓珊沉吟曰是安可
者獨不虞負卿邪思秋躊躇久之曰姑試爲之俟
得貸後吾等挾以赴滬作長久夫婦不勝此片刻
之小聚乎毓珊固不肯思秋責以大義強之而後
可

綠芙。荳蔻年華。懷春良切。顧自負姿色。眼界絕高。
故小姑居處。尙無郎君。獨與思秋爲女友。或謂綠
芙固得隱娘夫婿術。特事祕莫能詳。其邀思秋赴
城南游藝園也。以新製一西裝欲借之。出風頭耳。
既獲。思秋同意。喜甚。驅車返寓。跳舞如狂。至夜不
能成寐。自念明日出游。一般情絲。少年將如何目。

移神往思秋。又將如何。自慚形穢。已更將如何得
意忘形。言念及此。覺心旌搖搖。乃如天馬行空。放
馳靡有涯。涘遂遽然入夢。卽依稀與一俊人接
吻。喜極而醒。似有餘味。欲續舊夢。乃不可得。擁衾
無賴。坐俟天明。起視侍兒。猶酣臥也。綠芙一一撼
之。使起。於是翩翩自作美國最新式之跳舞。汗出
乃已。侍兒趣入浴。費時可兩小時。出視壁上鐘。則
長短針固猶在八句鐘也。曉粧既竣。攬鏡自照。鏡
中乃現一絕世麗姝之嬌。鬢細細賞鑒。顧影自憐。
私語曰。似此美質。卽蓬頭垢眼。亦將使萬人傾倒。
矧衣彼美麗之西裝。吾知長安輕薄兒。都看殺。想
殺矣。思至此。嬌聲呼曰。阿紅。卽有一垂髻女郎疾

奔○至○綠○芙○曰○速○取○我○新○製○之○西○裝○來○汝○手○宜○細○爲○
洗○滌○勿○令○油○垢○污○吾○衣○也○阿○紅○噉○然○應○俄○而○取○來○
綠○芙○略○一○取○視○輒○大○怒○陡○現○夜○叉○形○雙○跌○頓○地○作○
巨○響○如○人○人○笑○之○開○火○車○然○揮○玉○掌○批○阿○紅○頰○且○
喃○喃○言○曰○死○丫○頭○汝○心○盲○汝○目○亦○盲○邪○囑○汝○取○新○
製○之○西○裝○乃○以○此○敝○舊○不○堪○者○來○阿○紅○戰○栗○無○人○
色○忍○淚○言○曰○小○姐○是○固○新○製○者○是○固○一○星○期○前○所○
新○製○者○綠○芙○愈○怒○叱○曰○蠢○材○尙○敢○強○辯○汝○亦○知○一○
星○期○有○七○日○邪○亦○知○一○日○有○二○十○四○小○時○邪○亦○知○
每○小○時○又○有○六○十○分○而○每○分○鐘○又○有○六○十○秒○耶○合○
若○千○分○秒○而○爲○一○時○合○若○千○時○而○爲○日○又○合○若○千○
日○而○爲○一○星○期○一○星○期○前○所○製○者○固○已○敝○舊○不○堪○

矣○花○樣○形○式○皆○爲○一○星○期○來○所○習○見○者○尙○安○能○吸○
收○衆○人○之○目○光○邪○吾○蓋○言○昨○日○新○製○者○也○此○則○可○
以○賜○汝○阿○紅○驚○且○喜○淚○痕○未○乾○已○呈○笑○靨○卽○爲○取○
新○製○者○至○綠○芙○奪○而○加○諸○身○益○對○穿○衣○鏡○不○忍○去○
阿○紅○曰○今○且○一○句○鐘○矣○吾○其○趣○廚○人○以○晨○餐○來○綠○
芙○揮○手○曰○可○毋○需○此○吾○今○且○出○遂○匆○匆○下○樓○一○躍○
登○汽○車○車○夫○詢○所○之○綠○芙○曰○吾○乃○未○告○汝○邪○城○南○
游○園○城○南○游○園○汽○車○夫○卽○扳○機○急○駛○綠○芙○所○寓○在○
城○之○東○北○隅○距○城○南○游○園○可○十○里○而○強○綠○芙○兀○坐○
車○中○纔○兩○分○鐘○便○已○不○耐○問○曰○距○游○園○近○矣○乎○汽○
車○夫○笑○曰○小○姐○恁○性○急○尙○有○八○里○也○綠○芙○曰○尙○有○
八○里○耶○天○乎○尙○有○八○里○耶○驅○之○驅○之○未○三○分○鐘○又○

江上芙蓉記

問。曰。有。幾。里。曰。五。里。綠。芙。怒。曰。汝。真。不。善。駕。駛。明。日。吾。必。易。人。矣。速。駛。之。未。幾。又。問。如。前。汽。車。夫。曰。至。矣。至。矣。乃。卒。未。至。綠。芙。曰。汝。云。至。矣。胡。尙。未。至。汽。車。夫。曰。爲。途。匪。脩。矣。小。姐。姑。耐。之。綠。芙。勃。然。曰。吾。不。能。耐。矣。吾。甯。步。行。爲。佳。耳。言。時。遽。起。立。跳。而。下。汽。軍。已。停。矣。綠。芙。痛。詈。汽。車。夫。之。無。能。言。必。易。人。及。入。園。而。綠。芙。乃。大。失。望。時。僅。未。初。不。獨。思。秋。未。至。卽。其。他。稍。時。髦。之。游。人。亦。均。在。家。高。臥。綠。芙。怒。詈。曰。此。輩。豬。糞。坯。何。貪。眠。乃。爾。無。已。枯。坐。茗。室。假。寐。以。候。深。悔。此。行。之。早。日。影。西。斜。始。見。思。秋。匆。匆。入。綠。芙。大。喜。曰。汝。果。來。邪。累。余。久。候。矣。思。秋。笑。指。身。後。一。妙。齡。女。郎。曰。因。邀。胡。玉。山。女。士。同。來。故。

爾。稍。晏。然。而。吾。姊。何。太。早。也。復。爲。之。介。紹。曰。玉。山。女。士。爲。當。代。文。豪。尤。擅。香。奩。詩。詞。入。玉。溪。之。堂。而。賤。其。裁。曩。在。海。上。以。善。作。豔。情。小。說。冠。絕。一。時。蓋。多。情。人。也。次。又。向。玉。山。絮。絮。道。綠。芙。身。世。玉。山。之。美。真。所。謂。暖。金。輕。鑄。骨。寒。玉。細。凝。膚。眉。目。間。尤。繞。有。英。氣。綠。芙。亦。自。愧。弗。如。私。歎。曰。使。玉。山。爲。男。子。吾。甘。爲。之。妾。媵。耳。玉。山。尤。善。言。詞。茗。談。間。已。與。綠。芙。訂。深。交。攜。手。並。肩。喁。喁。情。話。弗。能。自。已。思。秋。笑。謂。二。人。曰。惜。玉。山。身。無。長。物。與。爾。我。等。否。則。倒。是。天。生。一。對。兒。綠。芙。羞。極。報。以。一。啐。思。秋。笑。曰。同。類。不。相。殘。夫。何。傷。余。蓋。偶。爾。戲。語。耳。綠。芙。仍。靦。然。似。不。能。言。玉。山。者。端。謹。女。子。也。不。喜。爲。諧。謔。之。詞。亟。

亂○之○曰○我○等○且○看○影○戲○去○思○秋○曰○諾○三○人○遂○借○往○
適○演○福○爾○摩○斯○偵○探○案○思○秋○不○欲○觀○語○綠○芙○曰○福○
氏○之○探○案○洵○奇○詭○不○可○測○然○影○戲○重○情○節○而○小○說○
貴○理○想○二○者○道○不○同○不○相○為○謀○福○氏○探○案○之○不○可○
攝○為○影○片○亦○猶○毒○手○黑○衣○盜○之○不○可○譯○為○小○說○不○
知○其○不○可○而○強○為○之○是○真○戴○了○石○曰○跳○加○官○徒○吃○
力○不○討○好○再○語○而○綠○芙○均○置○不○答○思○秋○異○之○迴○首○
視○綠○芙○則○方○與○玉○山○交○頭○接○耳○悄○悄○細○語○一○如○三○
郎○玉○環○七○月○七○日○夜○半○無○人○在○長○生○殿○時○也○思○秋○
笑○曰○汝○輩○可○謂○交○淺○而○言○深○何○一○見○乃○爾○如○故○二○
人○皆○皇○皇○然○不○知○所○答○思○秋○亦○目○笑○存○之○自○是○玉○
山○綠○芙○相○得○如○魚○水○以○玉○山○寓○思○秋○處○故○綠○芙○日○

日○造○思○秋○之○廬○如○學○生○之○上○課○然○雖○大○風○雨○不○能○
阻○兩○兩○把○晤○非○至○深○宵○不○散○久○且○寄○宿○不○去○猶○以○
爲○未○足○乃○請○於○思○秋○欲○玉○山○下○榻○其○家○思○秋○難○之○
既○而○附○耳○與○之○小○語○綠○芙○唯○唯○曰○敢○不○惟○命○是○聽○
從○此○玉○山○遂○居○綠○芙○宅○中○矣○綠○芙○無○姊○妹○兄○弟○其○
父○若○母○以○掌○上○僅○此○一○顆○珠○愛○之○甚○不○覺○縱○之○至○
玉○山○之○來○其○家○在○勢○必○以○富○貴○驕○人○願○以○嬌○女○故○
皆○極○表○歡○悅○之○忱○凡○事○惟○恐○不○當○其○意○務○悅○其○女○
至○使○玉○山○宿○綠○芙○室○中○角○枕○錦○衾○相○得○益○甚○玉○山○
行○則○綠○芙○亦○行○玉○山○坐○則○綠○芙○亦○坐○玉○山○浴○則○綠○
芙○亦○浴○玉○山○寢○則○綠○芙○亦○寢○食○則○共○桌○游○則○同○車○
形○影○相○隨○儼○若○鄉○下○夫○妻○之○一○步○不○離○思○秋○每○間○

日必來來則笑語達旦不忍遽別別則紅淚熒熒
泣真能仰見者皆謂此三女友真所語勿頸交也
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更有善作杞人之憂者代
慮肇與中十姊妹之禍未幾綠芙之母蘇亦與玉
山相善蘇視玉山若女玉山亦視蘇若母每田總
長就其妾宿則蘇必來綠芙處長枕大被與玉山
覓一夕之歡然綠芙雅弗善其母間有怨言蓋少
年人心性每厭老人加入其團體以擾清夢也顧
玉山殊善與人交依依膝下不忍或離誠以蘇亦
談笑生風四十許佳人初非蟠其髮癯其嘴喋喋
可厭之老嫗可比至情意放誕彌形深摯玉山因
益親之而蘇亦以此愈喜玉山憐愛珍惜過於其

女亦可見玉山之能得人歡心也而玉山之魔力
猶不止此田總長有妾曰翠娘蓋以萬金購自勾
欄者性殊傲岸恃寵而驕雖蘇及綠芙前亦蔑然
不甚爲禮獨於玉山噓寒問暖極意將護娓娓交
談往往夜以繼晝翠素冶蕩每以爭當夕故與蘇
相齟齬至是竟甘放棄其職守犧牲其幸福以伴
玉山亦云異矣蘇與綠芙復排擠之呵斥之以爲
胡小姐於我等爲女友汝一侍妾乃敢與我等庭
抗禮則共責其躡等詬詈隨之翠忍不與較一改
其曩日恣橫而垂首低眉曲意逢迎惟恐有忤蘇
與綠芙久亦相安無間言由是人皆嘖嘖稱玉山
之能化與之友者益乘田氏方當權勢焰煊赫矣

手。可。熱。二。般。大。老。之。眷。屬。聯。翩。往。來。其。家。見。玉。山。喜。其。溫。文。愛。其。娟。媚。樂。其。和。易。近。人。均。與。之。遊。玉。山。出。其。交。際。手。段。與。諸。娘。子。軍。相。周。旋。無。不。懷。意。而。來。滿。意。而。去。爭。邀。至。其。家。作。小。勾。留。然。玉。山。初。無。分。身。術。則。往。往。彼。此。以。時。間。先。後。久。暫。關。係。而。起。紛。爭。聞。者。皆。笑。謂。酸。娘。子。吃。醋。出。自。天。性。妬。意。之。釀。成。初。不。必。定。爲。男。子。也。但。玉。山。則。由。是。博。得。『。社。會。之。花。』。之。頭。銜。矣。然。而。欲。納。交。玉。山。者。尤。大。有。人。在。

南。北。失。和。督。軍。皆。觀。望。不。甘。爲。戎。首。也。田。曰。戰。而。平。民。罹。慘。禍。矣。市。鎮。繁。盛。士。卒。雖。垂。涎。不。敢。輕。嘗。試。也。田。曰。搶。而。商。賈。經。鉅。劫。矣。農。民。以。自。衛。而。拒。匪。田。曰。殺。而。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矣。議。會。因。提。案。而。嘲。罵。田。曰。打。而。墨。盒。與。彈。花。同。飛。板。凳。並。槍。柄。齊。舞。矣。由。是。而。之。焉。以。至。於。看。戲。打。牌。飲。酒。狎。妓。無。在。不。賣。弄。其。好。身。手。著。者。曰。如。田。某。者。似。可。橫。行。天。下。而。無。忌。矣。特。生。平。所。深。畏。者。有。二。外。人。而。外。厥。惟。妻。妾。媚。外。性。質。本。爲。中。國。人。之。特。長。田。將。軍。雖。意。氣。甚。雄。亦。何。能。逃。此。不。易。之。公。例。更。具。季。常。癖。蘇。氏。及。翠。娘。前。奉。命。唯。謹。不。敢。隕。越。嗚。呼。將。軍。威。力。不。能。施。諸。國。以。外。乃。並。不。敢。行。

之。闔。以。內。將。軍。將。軍。可。以。休。矣。玉。山。之。來。也。漁。色。如。田。固。已。心。醉。其。美。躍。躍。欲。動。玉。山。頗。畏。其。獷。野。見。輒。含。笑。退。避。如。驚。蛺。蝶。田。見。其。婉。嫵。玲。瓏。之。態。時。流。露。於。嬌。羞。驚。怯。之。間。尤。愛。之。甚。志。在。必。得。特。夙。畏。蘇。翠。不。敢。形。諸。顏。色。相。處。歲。許。意。乃。漸。肆。猶。恐。或。債。事。乃。稽。顙。以。謀。諸。翠。翠。陽。諾。之。而。陰。憐。玉。山。不。勝。強。暴。實。未。行。也。田。久。候。不。復。能。耐。瞰。翠。之。浴。也。逡。踴。之。翠。笑。曰。若。不。將。酬。勞。金。來。其。毋。作。此。夢想。田。曰。余。志。果。達。造。孽。錢。可。恣。汝。取。之。不。汝。靳。也。復。意。氣。作。聲。曰。汝。等。亦。太。善。揮。霍。今。日。取。一。萬。明。日。取。五。千。不。三。日。而。又。來。勒。索。矣。人。皆。咎。我。之。賣。國。咎。我。誠。是。也。然。余。而。不。賣。國。者。將。何。以。供。汝。

輩。之。浪。費。是。余。之。賣。國。實。汝。等。有。以。迫。成。之。耳。翠。笑。曰。汝。得。之。既。易。余。等。又。何。樂。而。不。浪。費。且。笑。且。撲。其。懷。以。纖。手。摸。田。頰。下。髭。鬚。吃。吃。笑。曰。勞。什。物。何。不。雍。去。刺。人。口。吻。殊。不。耐。也。田。亦。莞。爾。曰。汝。果。嫌。余。老。者。儘。可。從。少。年。郎。作。臨。時。夫。婦。去。翠。噴。曰。是。何。言。吾。身。不。足。惜。汝。乃。願。受。龜。名。耶。田。笑。曰。龜。者。貴。也。人。果。能。貴。龜。亦。何。害。既。而。曰。吾。今。所。求。於。汝。者。惟。彼。事。耳。翠。笑。曰。諾。田。候。之。又。久。豎。兩。耳。靜。聽。好。消。息。終。不。可。得。復。要。翠。而。詰。之。翠。曰。日。來。夫。人。將。分。婉。事。如。蝟。毛。何。暇。及。此。姑。俟。之。田。枯。寂。無。聊。則。日。夜。邀。同。僚。作。牧。豬。奴。戲。屢。戰。而。屢。勝。田。大。喜。手。運。之。佳。一。夕。忽。大。負。可。二。十。萬。夫。二。十。萬。非。

細數也。田痛且怒。目中之火與心中之火不期而俱熾。伸巨靈之掌力。批博勝者之頰。聲蒲然如敗革。其人亦咆哮與田扭鬥。拳足交下。如雨衆急爲之排解。坐甫定。一小鬟自內室出曰。夫人添小少爺矣。田起入內。遠遠已聞兒啼聲。抱而視之。頭角崢嶸。一佳雄也。田狂喜曰。此兒貌佳。福當過我不圖。垂暮之年。竟得此跨灶之子。一婢驛言曰。大人試看少爺果肖阿誰者。田諦認之。則既不肖其父。亦不肖其母。乃酷肖胡玉山。沉思有間。則大疑亟命婢速玉山來。久久不至。已而婢嫗率阿紅倉皇奔報曰。胡小姐自昨午偕小姐出游。至今未返。所有貴重物品及錢箱內之票據。均一捲而空矣。田

恨恨曰。敗矣。敗矣。搓掌頓足。怒乃不勝。翠亦大恨。言於田。胡玉山爲邢小姐之老友。盍往邢宅一探。或知其蹤跡。田恍然悟。遣僕走問。擾攘間。廳上賭客相繼。趨田出。田不獲已。垂頭喪氣而出。衆競賀其生子。田口不能言。心如刀割。勉爲歡顏。強自掩飾。遣往之僕持一巨緘返曰。邢家人言邢小姐偕我家小姐暨胡小姐偶結伴作歇浦之游。稍俟數日。便當歸來。胡小姐尙有一函留呈大人也。且言且以一函授田。田聞言稍慰。願生平乃與文字無緣。顛之倒之本無如此。信何見家人視綫齊集。己身益嬌爲鎮靜。徐徐破封出箋。貼目視之。良久良久。始慨然曰。吾目皆花。竟爾爾邪。則示賭友使誦

之其人朗讀曰龜奴龜鑑誦至此笑不可仰曰是七律二首也則高聲吟曰

雅名元緒竟稱公（是勳一位也）堪賀於今位更崇介士曳兵原本色將軍縮項亦威風開心應翔頭巾綠得意翻言財氣紅硬殼贈君緣底事祇因厚臉養包銅

紅杏出牆知不知休將巾幗視鬢眉老妻侍枕情胡厚母女同床事太奇美妾爭如何姓婦嬌嬰究是那家兒囊中造孽錢多少贏得頭銜一字龜

詩後有胡桃大字兩行曰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田所交雖都粗人不甚了了然亦為之忍俊不禁至有掩面伏案背人吃吃者卒乃一聲既縱繼以闕堂不復能止被毆者亦拍手狂笑作種種揶揄之態此段豔史遂流傳於人間而與「社會之花」四字尤一時騰播於京華道上至今稱道弗衰

鈍根曰秋蟲厚意竟以胡玉山祝社會之花社會之花不敢當也本句刊之旨趣但願為文藝上之花不願為性慾上之花况諸同人文弱之質不值邪思秋輩一笑儻不自量竊效胡玉山所為其不以小性命為一現之曇花者幾希矣

★ ★ ★ ★

★ ★ ★ ★

偵探小說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Freterio Thorne.

張碧梧譯



第五章

戈蘭走出了室門。並反身把門帶上後。艾達士便悄悄的站起身。蹑手蹑腳。走到門旁。把門拉開一條縫。側耳靜聽。這時候本在夜裏。這所大房屋中十分沈寂。他便聽見微弱的鈴聲。心想這必是戈蘭揷電鈴。接着果有電梯上升的聲響。以及開閣鐵門和電梯下降的響聲。艾達士又走出來。把客堂門關上。並落

窗中怪影錄

了鎖。走到他助手辦事室的門前。——他的助手早已走了。——輕輕的推開。喊道。你可以進來了。他已經去了。他纔說完。從烏黑的室中。便走出一個美貌少女。但兩眼紅腫。把一塊濕手帕按在嘴上。想必已哭了好久。當下隨着艾達士走進他的辦事室。艾達士又命伊坐下。伊就座後。問道。你決定他已走了麼。他真不知道我在這裏麼。伊說話的聲音十分低微。

似乎怕嚇壞了伊自己的。艾達士答道：他一定去了。他說回家睡覺去了。他斷不會曉得你在這裏的。伊哭着說道：咳……咳……伊的喉嚨哽咽住了。用盡力量仍說不出一句話來。鎮定了一會。纔斷續着說道：我害怕極了。萬一他曉得……他定不能寬恕我的……我不應該對他扯謊……他不久必能捉住我……我不敢把實話告訴他。萬一他不相信。情形必更險惡……他必不肯娶我。定要取消我們的婚約了。艾達士先生。請你允許我決不向他明說。艾達士道：這個自然。我一定允許你。方纔我已經允許過你了。你莫害怕。也莫急悶。這事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今你且把你說的話。一齊對我

說了。我決不洩露一個字。除非……伊搶着問道。艾達士先生。除非甚麼呢。艾達士道：除非我要拿你說的話做證據。去捉拿害死李來德的凶手。倘到了那個地步。為我的職務——法律——公正起見。便不能再守祕密了。伊道：倘幸而不到那個地步。你果能一個字不說出麼。你果真是誠心允許我麼。艾達士道：自然是誠心。你何用疑慮。總之我若不為職務所迫。決不提起隻字。縱然到了那不能不提時。我仍當預先通告你一聲。這樣你定可滿意了。伊道：是的。我想似可滿意了。但再要請你允許我一件事。便是我把那兩夜的經過。一一告訴你。你務必相信我。艾達士道：兩夜麼。你在那裏兩夜麼。伊道：是的。艾

達士先生。我委實在那裏兩夜。艾達士道。可是四日的夜裏。和五日的夜裏。——便是暗殺案發生的那夜麼。伊又忍不住。放聲哭出來。神情很憂傷的。點了點頭。艾達士道。你莫要哭。我相信你定能解釋明白的。我自然不信你是扯謊。因為你倘果和本案有關。今夜決不會到我這裏來了。這話對麼。伊道。對的。我雖無關。但很是悲傷。又覺十分慚愧。艾達士先生。你把我當做何等樣的人呢。艾達士道。我相信你是個良好的女子。此次夾雜在這不幸的案件中。實在是無辜受累。不過你也許有不是的地方。如今爲你自救起見。解釋無辜受累。表明你的清白。必須快把四五兩夜的事。不必問是否重要。凡是當時你說的做

的和腦中記得的。都一一對我說出來。倘有一些隱瞞。那便不啻是自陷絕地。並很辜負我幫助你的誠心。你是聰明人。這當中的利害得失。諒你必定能個明白的。伊道。是的。我明白的。我自當一一據實告訴。你。唉。我怎會這樣愚昧。以致釀成今日這可怕的局面。我倘稍爲聰敏些。便不該去赴那宴會啊。當時我的家人本不曉得我是去赴那宴會。直到如今。仍毫不疑心。因爲我本對他們說。是前往U場公會。當夜未必回來。他們很信以爲真。但我在那宴會中。實在未曾喝酒。連一滴也未沾唇。請你尊重我的人格。相信我這話。艾達士道。我相信你的。一定相信你的。你說下去便了。伊道。我因爲史娜夫人竭誠邀約。覺

得不便推辭。纔決定前往。伊對我說這宴會很是正當。決無意外不端之事。伊並担承隨時維護我。我的心便被伊說動。但仍不敢公然前往。怕被戈蘭曉得了。他必要阻攔我。因為他曾對我說過。李來德品行邪僻。少年女子萬萬不能和他接近。但我當時聽了。以為這不過是他嫉妬之詞。李來德的為人未必是這樣。所以那時候我便瞞過他。私自前去了。艾達士道。可是去赴那宴會麼——四日夜裏李來德家的宴會麼。伊道。是的。我到了李來德家之後。纔曉得那宴會跡近下流。我真不懂更想不到那班分明是上等的人物。怎麼忍心做出那種卑鄙無禮的事來。——那種非法的事來——我幾幾乎羞愧而死。

我真羞愧極了。纔到黃昏時分。我因忍耐不住。便央求史娜夫人送我回家——不是回我自己的家。是想到史娜夫人家中暫住。因為我若在那時候回家。不啻自認未曾到那公會中去。倘家人問起我的去處。我將怎樣回答呢。但史娜夫人聽了我的話。向我嘻嘻的笑個不住。把我喚做小傻子。說我既已長大成。人。不該再有襁褓中的那種懼怯之狀。又叫我不必多疑。那宴會實在很是正當。我儘可參加。他們的舉動。不過是他們自己的事。和旁人有何妨礙。他們更不會到外面去宣揚。叫我儘管放心。伊這樣說之至再。我不知不覺。便馴服得和嬰兒一般了。艾達士道。因此你便耽擱下去了。是的麼。伊道。是的。我便耽

擱下去了。本來那時候已遲。我也不敢回家去。恐怕我母親查問我的去處。我無話回答。後來直到上午五點鐘後。我纔和史娜夫人同到伊家。我睡在伊室中一張睡椅上。等敲過了八點鐘。纔回到我自己家裏。幸虧我母親毫不疑心。未曾問我甚麼。我自自然不敢多話。凡宴會中他們所說所爲。一概都不曾提起。艾達士先生到了那個地步。也只好不提起了。艾達士道。是的。像那種無禮的宴會。我也曾聽人說過。社會上是常有的。所以我聽你說了。並不覺得希奇。但有一事却覺得奇怪。並且不懂。便是你既懊悔於前。何以五日的夜裏再往李來德家去呢。伊道。你有所不知。這當中有個道理。五日早上。我回到家中之後。

纔曉得我父親賞給我的一隻金手釧遺失了。我母親見我臂上沒有這手釧。必定要問我放在那裏。那時我怎麼回答呢。當下我仔細一想。必是落在李來德的技術室中了。因此我……噫。奇了。這是甚麼。這桌上放着的金手釧。不正是我的麼。艾達士先生。可是你在那技術室中尋着的麼。艾達士道。是的。不是。不是我尋着的。是戈蘭在那室中尋着的。伊道。真的麼。這真是我的不幸。現在你能個還給我麼。祇怕未必能個罷。唉。倘真個遺失不見。我固然要急悶而死。便是當真在那室中尋着的。我的名譽上……艾達士不等伊再說下去。便道。不能。我怕現在不能還給你。因爲已和別種物件列成表冊。留作參攷。再

賤這手釧雖說是你的。我却無權可以還給你。因為
在本案完結之前。這手釧應該由公家收藏着啊。伊



道。艾達士先生。謝謝你。還給我罷。我母親固然要責
問我。戈爾縱然尚未認出。正是我的。不久必能認出

來。那時我將怎樣是好。我將怎樣是好。伊說到這
裏。又放聲大哭。似乎伊的心已粉碎了。哭時身體一

俯一仰。坐的椅子。便隨着忽前忽後。
艾達士聽伊哭得悲切萬狀。不覺動
了憐憫之心。又苦於無法勸解。迫不
得已。祇好犧牲自己的主見和責任。
便深深的嘆了口氣。走到桌前。桌上
金本陳列着許多物件。都是從李來德
技術室中搜集來的。他從中拿起一
隻金手釧。輕輕放在伊的向上張開
的手掌中。原來伊正張着一隻手。向

他索取呢。他並道。好了。好了。請你不要哭了。一定不
許再哭了。手釧已還給你了。你快收起來。不要再講

手劍的事了。不過戈蘭不見了這手劍。必定要問我。我又怎麼回答他呢……等到那時候再說罷。請你莫要再哭。你會允許我把五日夜間的事一一告訴我。諒你尙能記得罷。伊當即忍住眼淚。把手劍套在臂上。淚濕的臉上。現出十分感激的神情。艾達士瞪眼望着伊。一半是憐惜伊不該那樣疎忽。以致陷到這不幸的地位。一半是豔羨伊的嬌美。雖是珠淚剛收。眼眶微腫。鼻頭也略泛紅色。但天然的嬌美。一些不見減損。伊忍住了眼淚。又抽噎了一回。這纔把披在額上的亂髮。抹向頭後去。繼續申述伊的遭遇。如今物歸原主。我心大慰。不知怎樣感謝你纔好。艾達士先生。你果能不提起這手劍是我的麼。艾達

士道。我尙可以不提時。一定不提。我會扯謊。定替你扯個謊。遮瞞過去。我本是個律師。爲在你……和戈蘭的關係。也許能遮蔽一二。成全你們。如今閒話丟開。再談你第二次前往那技術室的事罷。伊道。五日本是星期二。那天正餐後。我再往那裏去。那時候大約是六點半鐘。或七點鐘。正確的時刻。我已記不清了。我是乘街車去的。我因不願被李來德的用人們瞧見。——其實他們向來是各自回家過夜。後來我纔曉得——所以我悄悄的穿過內庭。溜到那技術室門外。舉手敲門。裏面却無人答應。等了一會。側耳細聽。聽見門裏有一個男子的聲音。似乎是李來德。却也不敢斷定是他。再有一個女子的聲音。聽他

們的高亢聲音。像是正在口角。那男子似乎已喝醉酒了。因為他的聲音。重濁含糊。怎奈隔着一道門。聽不清楚他們說些甚麼。——一個字也聽不清楚。祇聽出是兩個人的聲音罷了。艾達士道。你說那時候是六點半鐘或七點鐘麼。伊道。是的。大概是在那時候。艾達士道。是了。說下去罷。後來你會聽見甚麼。又做過甚麼。伊道。我所以前去。祇為着這隻手釧。那室中倘有旁人。我本不願意進去。因為這一回事。我不要被旁人曉得。因此我既聽見李來德正和人講話。又不知道那婦人是誰。自然不再敲門。便站在門外等候。艾達士道。你等候了多少時候呢。伊道。我不能說出確實的時候。大約有半點鐘光景。艾達士道。後

來你未曾再敲門麼。伊道。我未曾再敲門。艾達士道。那兩個聲音。——李來德和那個婦人。——仍繼續說下去麼。伊道。是的。我聽那聲音。似乎口角得更厲害了。艾達士道。後來怎樣呢。伊道。後來我為着幾個原因。不由得害怕起來。第一個原因。是我從家中出來時。本說是出外散一回步。怎能耽擱許久。第二個原因。我儘着站在室門外。難免要被用人們瞧見。又或室中的婦人走出來。被伊撞見。再則我的心靈上。似乎覺得將有患難臨身。艾達士先生。這不是怪事麼。艾達士道。這是自然的感覺。神祕不可言喻呢。你再說下去罷。伊道。我又怕尋不着手釧。怎能回家。我更怕手釧雖已有人尋着。正放在技術室中。但若室中祇

有李來德一個人。因為戈爾再有別人都會對我講過他的可怕的行爲。我又怎敢單身進去。艾達士道。是的。他實在是那一種人。美貌的女子萬不能和他結成朋友。或是接近他的。後來你怎樣了呢。伊道。沒有甚麼了。後來我不敢再等。便硬着頭皮回家去了。艾達士道。你的話已說完了麼。伊道。是的。我已經說完了。凡我所做所說和聽見的一齊都說完了。一些沒有遺漏或隱瞞。艾達士聽伊這般說。哼了一聲。伊道。難道你不相信我的話麼。我想你一定相信的罷。艾達士道。一定的。我一定相信的。你儘管放心。但我另有一種顧慮。最好讓我送你上車。再陪你回家去。伊道。是的。我一定要去了。你這樣幫助我。又把手劍

窗中怪影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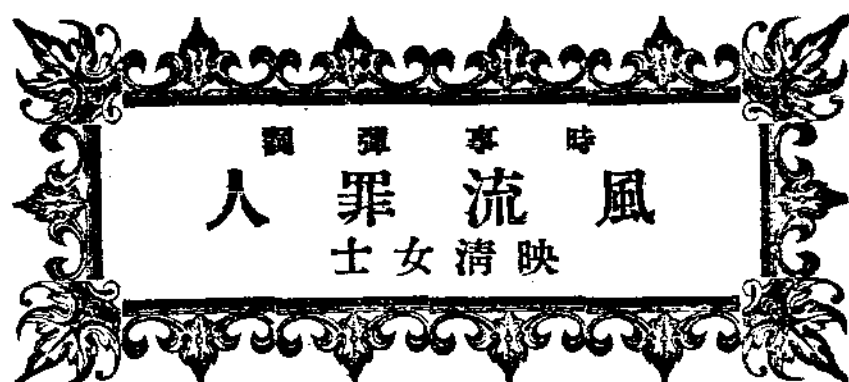
還給我。我真非常感激。但你不必伴我回去。因為我有個女朋友。坐在伊自己的車上。正在路旁等着我。今夜我便住在伊家了。伊會答應等候我。一定不會走開去的。艾達士道。你會告訴伊……伊搶着道。不會。我來到這裏的原故。並未會告訴伊。祇說有要緊的事。伊使用車送我來。並答應等候我。好再一同回去。艾達士道。那末我祇送你上車。諒無不可。伊道。艾達士先生。你倘不見怪。這個也可不必。因為我不願叫伊看見你——一個男子和我一同走出。伊將以爲是——真的。還是讓我一個人走罷。左右距離不遠。車子正停在路旁。不多幾步便到了。你千萬不要見怪。艾達士聽說。笑了一笑。臉上却露出狐疑的

神氣。向伊鞠了一躬。說道。隨便你罷。我決不見怪的。我要伴你回去。並無別的意思。祇因時候已遲。你一人獨行。有些不放心罷了。伊道。這話不錯。時候果然很遲了。但兩人同行。是不打緊的。我再要謝謝你：艾達士道。不必多說客氣話。客氣話是不需要的。祝你夜安。伊道。祝你夜安。艾達士先生。我對你說的那一番話。你切莫再向別人去說。要緊。要緊。艾達士道。我既已允許過你。再也不會翻悔的。你莫多慮。祝你夜安。伊便走出室門。隨卽把門帶上。艾達士又走到門前細聽。聽見伊並未掀鈴喚電梯。却是走下那四層階級。走向最下層樓去了。他口眼之間。仍含着笑意。忙去拿起帽子。扭熄了電燈。跨到客室中。把室

門鎖上。再用輕快的步武。走到那一頭的樓梯前。也不喚電梯。步行下樓。再走到街上。他脚下走得很快。又隱身在房屋的黑影中。走了不多幾步。果見路旁轉角處。停着一輛汽車。機器已經開動。發出軋軋的響聲。方纔那個女子。正跨上車去。接着汽車便開行了。他又笑了一笑。笑聲放縱了許多。不過這笑聲之中。並非全是樂意。却含着憂悶的意味。你道爲了甚麼呢。原來艾達士瞧見汽車上坐的一人。並不是個女子。分明是個男人。雖看不出是誰。面貌却有些認識。那末方纔那個女子。定要說是伊的女朋友。畢竟爲着甚麼呢。

(未完)

★ ★ ★ ★ ★



第八回

討名片情極興口舌

聽私語足蹴受災殃

却說沈子樓慨給了花珊寶一千塊大洋。叫他別尋去處。當夜回轉莊上。一夜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迴想老三從前未曾嫁己的時節。我無論甚麼時候。到他處玩玩。他終是十二分親熱。有的辰光他情愿回絕堂。差陪着我談天。後來進我門。做我的妾。也是規規矩矩。外邊毫無花樣。這種人的良心。還可說得他一聲好。昨天晚上。還與他何等要好。一日之間。竟忍心撇他如同陌路。咳。我對老三。真有點抱歉呢。重又想到夫婦兒女。一家樂叙天倫。若爲他吵一個落花流水。究竟犯不着。亦未免被人看輕。還是與老三一刀兩段。各自分飛。他的色藝。未必無人援手。正不勞我代他憂慮。子樓思潮起伏。祇聽得兩邊房裏。衆夥友鼾聲往復。都在那裏濃濃好睡。直到敲了四點鐘。方才入夢。等到一覺醒來。東窗的陽光。早已催人起身了。子樓覺得身體疲倦異常。一時懶得走起。又在床上合着眼安息片時。此時早有出店推進門來。

打掃收拾。子樓問道。甚麼時候了。出店答道。沈先生時光還早。將近九點鐘。子樓一想。睡不得了。立即披衣着襪。下床來將桌上要緊的往來信札。多安放在一只小皮箱裏。下樓洗面吃粥。辦開些公務。打電話到文宅一問。曉得少欽夫婦。定欲留住他夫人白相幾天。今日決不動身。叫子樓寫封信與兒子。免得他兄妹在杭牽記。子樓應允了。將電話搖斷。自去寫信不提。我重要說起古檀離了一品香。趁早班火車過歸故里。到了家中。一五一十。便把父母許多事情告訴雪芬。父親好好的。每日到莊。並沒有甚毛病。不知那個忘八蛋。造言生事。寄了這封信來。哄母到上海。弄出一場是非。你想可恨不可恨。雪芬道。真是奇事。恐怕這封信。就是少欽姊丈寄的。也未可知。我們除了他家。沒個近親在滬。誰肯管這閒賬呢。或者爹爹討姨娘。姊丈有些風聲吹在耳中。想直言告訴我娘。生怕爹爹曉得要見怪。他料定家裏接到信。娘終是親自要趕到上海。然後這庄事情。大概就會穿破的了。檀哥你看我的話說得對不對。古檀道。不像他們曉得的。寫信寄來的。諒必另有其人。雪芬道。然則照你意見看來。姓董的是好人。還是歹人。古檀道。他貪圖我們些甚麼。肯婉轉相勸。使娘怒氣漸平。不致釀成重大事故。這樣隣舍。想尋出第二人。恐怕一時有點煩難哩。雪芬聽了。不禁櫻唇微展。嫣然笑說道。方才是你說這封信不像少欽寫的你確有見地。因為

這姨娘是堂子裏出身。爹爹把他討了。或有別的人戀愛他。未能如願。施促狹捏造假信。好使你們夫婦反目。拈酸爭鬧。萬一爹爹把姨娘丟棄。正中他的奸計。若說董姓。妹可斷定是個脅肩諂笑。趨財附勢的小人。說不定和吾家爹爹還牽纏錢財關係。慢慢的終可打聽一個明白。但是閒話少說。你行裏派人來叫過你兩次。說是有件要緊事情。經理先生須要問你的。可要弄些點心吃了就去。古檀道。我攔總兩日。沒到行。就屁滾尿流的來催。今天偏再停一日。不高興去。看他奈何我。原來古檀辦事的那片行。子樓倒有四分之一的股本在裏頭。行中總經理黃穀生也是子樓舉荐的。故而古檀胆敢如此大意。還是雪芬勸道。一個人不可如此。雖然黃先生不來得罪你。但是行中衆朋友面上。大家要過不去的。如果人人照了你的樣子。怎好做生意。況且明天善成學校開十週紀念大會。屆時你又定要去看看的。無論有事沒事。你去敷衍他半天。人家就不好說啥了。古檀問道。善成可有入場券送來麼。雪芬道。不但有入場券。並且還有請觀禮的信函哩。古檀至此方始怡然色喜。上樓換了衫褲。穿上長衫。出門到行去了。黃穀生不免要問他。這幾天如何沒見你的面。古檀就推說。家母有事赴滬。囑我陪往。到了上海。又被親眷留住不放。今晨方回。穀生自然不便窮詰。古檀與行中友人。鬼混了半天。等到飯後四點鐘一敲。他便着着長衫。

一溜烟跑回家來。

取道還家信步行 見那裏 一輪紅日未西沉 想起在 昨宵旅館無窮趣
轉覺得 身返杭州心繫申 後會未知何日有 別離滋味向誰論 古檀
是 大街不走穿私巷 脉脉情懷少正經 忽想着 賈氏曇花人一個 妙
不過 破瓜年紀貌傾城 單看他 宜嗔宜喜春風面 早令吾 盪氣迴腸
不自禁 雖託汪三重設法 有無眉目總愁人

算算呢。利是人人貪的。吾許了他極大的媒金。倘能爲力。諒無不肯替我劃策。這兩日裏頭。如有好消息
報告到家中。芬妹見着我。他終就應該要題起。難道汪三竟把這事忘却不成。

胡思亂想匆匆走 出新弄 早見牆門是已家 入內忙將胞妹喚 雪芬含
笑應台階

道行裏有甚要事喚你。古檀道。吾原對你說。多是這班吃飽飯沒做事的小鬼。見我不去。就熬不得。上門
來逼命。其實黃先生也沒說甚麼。雪芬道。他沒說甚麼話。自然最好。檀哥。方才你換下來短衫袋裏。可曾忘

記東西在裏頭麼。幸虧我細心替你摸一摸。不然早被老媽揪在脚桶裏。那裏還會有呢。古檀道。拿給我
看。雪芬笑說道。你自己的東西。終應該記得。況且這件物事。看看表面。輕飄飄不值半文。在你一面着想。
是狠有價值的。你言明了。我取來還你。媽媽糊糊。那却不行的。古檀側着頭。橫想豎想。到底想不出甚
麼東西。忙道。好妹。妹請不用留。難告訴我一聲。我可實情一時想不起來。雪芬用兩隻指頭向自己眼皮
下割割。不慌不忙說道。

天台路遠恐君迷 格妙簪花把住址題 表字乃雲尊姓陸 未知是誰家
豔妾與妖姬 想兄長 隨娘一夕申江宿 却如何 緊湊邪緣事實奇 片

紙應同珠玉貴 收藏不密失便宜 他那裏 望穿秋水佳音盼 你這裏

青鳥雖逢路尙疑 豈非是 辜負結晶情一片 到頭來 淚拋紅豆病相思

古檀聞語方知曉

當時乃雲女士寫給我的一張名片。連詳細居處。都在上面。放在短衫袋裏。換的時節。失於檢點。致落在
妹子手中。

好叫我啼笑多非沒面皮 狡獪雪芬重又問 可曾與 終身訂定結絲縈

古檀強說支吾對 怎解嬌妹滿腹疑

雪芬道。我與你是同胞兄妹。何必遮瞞。你若欲視我如外人一般。則將來你的事情。除非不給我曉得。便算你造化。否則末。哼哼……古檀呆呆不語。

聽妹言 急衷腸 貪花年少費思量 將情說出非兒戲

乃雲原屬寶姊至友。我竟勾引。撒了這灘爛污。

連累文家沒臉光 陸氏也非門第賤 得知安肯便收場 吾家勢力無多大
穩入囹圄性命喪 我古檀 誓死不能言吐實 憑他嚇騙視尋常 面容
頓板高聲說 芬妹言詞類病狂 雖是爲兄才識淺 斷無隨地戀花香 可
曉得 乃雲原是文家友 品行清高學藝強

當時母親欲與寶姊談心。乃雲在座不便。他們兩人同往別間裏談話。

寶姊囑他陪我坐 互詢住址略寒暄 承將名刺來相給

爲兄自無拒絕不受之理。

閱後分明袋內投

你如不信。儘可作函去文宅問問寶姊。吾可有虛言裝作麼。雪芬笑道。檀哥。你這人真不禁惹。難道我拿了一張名片。就去告訴人家。吾的哥哥現已有了情人。你們不信。這名片就是個老大證據。你值得急到如此。可要把我吞下肚去。平平你的怒氣嗎。古檀道。不是這般講法。你不怪自己說話過分。反像煞我與你吹毛求疵。雪芬順手把這名片對準古檀一擲。說道。你拿去罷。豈知古檀並不是用情專一的人。現在身返杭城。把陸乃雲早已拋諸九霄雲外。一心想轉曇花的念頭。不過這名片被妹子拾去。既然他曉得。終是討還的好。古檀此刻見雪芬順手擲過來。伸手接住。仍舊向身邊一袋。微微笑說道。承芬妹替我檢出。不致胡亂被老媽子洗淨衣裳。把他融化在骯髒水裏。還是陸女士的造化。我與他既爲朋友。應當好。好兒代他謝你一聲。方才亂道。不用生氣。雪芬道。何前倨而後恭。自己想想。祇怕有些難爲情罷。以後任憑你值錢不值錢的東西。被人丟掉弄掉。吾終不來多事。古檀橫打恭豎作揖的。在妹子前陪了許多小心。講了許多好話。雪芬始回噴作喜。說道。你這副功架。留着等討了嫂嫂。用起來方爲得當。此刻還太早。

哩。古檀道。我與你講正經說話。你如何又要牽纏到……雪芬接口笑道。檀哥牽纏到甚麼呢。爲何說了半句。就不說下去。像你這年紀。畢竟還有些老嫩麼。他門兄妹二人。正在那裏調笑得起勁。不防外面老媽子。開門領進一個客人。直走到書房門口。聽得裏邊有女子說話的聲音。他就立住脚不敢進來。等了一歇。只聽見唧唧噥噥。苦的隔着一重門。却分辨不出說些甚麼。客人再等等。心中有些焦燥了。便起兩個指頭。灣作鈎子式。在門上敲了幾記。雪芬坐的地方。離門不遠。立起來把門開着。恰與那人打個照面。

見是個 亭亭玉立美青年 瀟灑丰姿態宛然 低首鞠躬稱請問 檀兄曾
否返尊潭 雪芬招手呼兄長 那古檀 趨步前來把客瞻 稱久違 笑容
添 問一聲 廳中公務怎紛繁 自從在 林君府上筵歡聚 到今朝 一
別無端兩月寬

古檀因爲書房中有他妹子在內。不便叫他裏面去坐。兩人就在廳上坐下。古檀繼續說道。這許多日子。弟失趨前兄不至。徒存想念挂胸懷。少年聞說微微笑。我祇爲 溽暑炎

炎足懶抬。又被家嚴增束縛。難如曩昔逞心裁。昨天他奉公差遣津門去。算將來。事畢歸杭菊殆開。今日特來親探望。約期暢叙酒樓間。古檀點首言稱善。行樂須當鬢未斑。明日善成開大會。可有興。共襄盛舉往遊觀。那人說道如若往。小弟追隨愿作陪。訂定二時休失約。當然仍到此間來。略談瑣事與言別。古檀便送出墻門返裏邊。

雪芬道。這個人是你新近認識的麼。我從來沒有見他到此地家裏來過。古檀笑道。與他做了朋友好久的了。不過終是吾去看他的日子多。有幾次他來候我。你在學堂裏住讀。自然沒有看見。雪芬道。看他表面上。很像個官家子弟。聽他同你說話。倒文質彬彬。毫無油滑態度。不知他學問如何。古檀道。他姓瞿。名叫知非。別號友伯。江蘇元和縣人。他父親就在這裏省公署當祕書。舊學是很好的。友伯從前在上海某學堂裏讀書。他父親見他讀了兩年。絕少進境。便不許他進學堂。就在公館裏聘請西席。專門教他。除了星期之外。無故不准出外曠課。友伯畏父如虎。那敢違拗。今因乃父公出。他趁此機會。想要鬆一鬆了。故特爲來候我。剛巧善成明日開會。我便約他到這裏同往觀看。雪芬道。如此說法。我們明日倒稍爲要辦。

幾樣菜。等他來吃飯。古檀道。飯恐怕他不見得來吃。況且我又沒說請他。怎說他肯貿然就來吃呢。雪芬道。其實沒有甚煩難。大不了館子裏去叫幾樣菜就是。如何你這般老實。他想起來。豈不要疑心你鄙吝嗎。古檀道。你又不早說。現在人已走了。放馬後炮做甚。雪芬不覺冷笑道。你倒真是說得出。難道你有朋友在此。我可與他沒有見過的。便走出來講話。你不想着請他。我當着他面。對你說定要請他來吃飯。豈非給人家笑話。古檀道。友伯脾氣狠好。他也決不會因我沒請他吃飯。就疑心的。不用你替我擔憂。兩人講一回話。天色已漸漸的烏黑。老媽子燒好浴湯。請他們各自上樓洗了澡。等到吃過晚飯。覺得天氣很是風涼。便不用多坐。早些睡覺。一宵無話。到了明朝。古檀起來。開了窗看看。滿天烏雲遮得密密的。似乎要下雨的光景。尋思善成學校裏。我向來聽得人家說。女生多是極講究打扮的。今日十週大會。諒必五花八門。大有可觀。怎說天不做美。偏偏又像要落雨了。雖裏頭女學生。不爲因雨不到。而外來的女賓。不免就大半裹足不前。盛會豈不因此減色麼。古檀呆呆望着天。正在一人發怔。雪芬從房裏輕輕走到他後面。想要偷聽他說些甚麼。冷不提防古檀疾轉身。雪芬不及退避。兄妹便撞個滿懷。並且古檀一脚。端端正正踏在雪芬的大足趾上。痛得雪芬阿唷都叫不出。眼眶裏熱淚直流。古檀自己雖未曾碰痛。倒

也吃了一驚。怎說後面寂無聲息。有人站立在那裏。後來看見是雪芬。驚魂方定。又見他偃下去。用手不住撫摩那隻右腳。曉得旋轉身來的時節。把雪芬踏痛了。

忙問嬌妹爲甚因。俯身摩足不開聲。莫非無意回身轉。誤踐凌波疼不禁。
雪芬聽說原因。檀哥你太嫌鹵莽失留神。祇爲着偶然戲立你身軀後。詎料登時疾轉身。退讓萬難來得及。把儂足趾墊鞋跟。恐防力猛傷筋骨。頓覺得疼入心腸難出聲。

古檀忙向旁邊拖過一把椅子。扶雪芬坐下。便說道。
何處受傷須看視。撫摩未必便安甯。快將絲襪當心脫。莫被他熱血黏牢更苦人。那雪芬無奈遲遲將襪去。見鮮紅微微還向趾間生。旁邊皮肉多青腫。

古檀看着道。阿唷。不料踏得竟如此利害。芬妹。此刻你覺着疼得怎麼樣。講到傷血呢。倒是要他出脫的來得好。否則存在裏面。反爲不美。你試試看。可能踏在地上麼。雪芬繃緊眉頭。把手放下。徐徐想把那隻

脚踏下去。覺得如刀刺一般的疼痛。祇得仍舊縮住。圈起攔在腿上。道檀哥。吾箱櫥上格。有瓶玉樹神油。聽說無論甚麼傷痛。搽上去立刻能設止痛。你進去替我拿他出來。古檀就連忙到雪芬房裏尋到了那瓶玉樹神油。開了瓶蓋。聞聞。覺得香氣觸鼻。走到外面。遞給妹子。問道如何搽法。雪芬道。有心在方檯抽屜底下。有一捲潔白的藥水棉花。你打開來扯一點給我。不消太多。其餘的仍舊捲好。這還是醫院中的朋友送與我的。此時倒要用着他了。古檀又進去扯了棉花。出來立在雪芬旁邊。看他細細的弄。雪芬用棉花蘸透了玉樹神油。揀出血的地方。輕輕塗抹揩拭。老媽子掇上一壺熱水。預備他兄妹洗臉。雪芬道。老媽子。你去把面盆粉缸梳洗的東西。一古兒拿到這裏來。因為吾的脚。在那裏出血。不好走哩。老媽子但看見小姐坐在椅子上。彎腰曲背。彷彿在地下找尋甚麼似的。又見少爺立在他旁邊。端然不動。正不知做些甚麼。今聽雪芬說脚上出血。不好走動。叫他去拿面盆。他未免走近前來。對雪芬的脚望了一望。問道小姐。你清晨床上纔一起身。又沒有出去過。怎說無事端端。脚會出起血來。不要是何處飛來的一個大蚊虫。趁你正在好睏的時節。停在你脚上。沒命的吮血吃。夢頭裏等到你覺着活疼活癢。伸手向脚上邊一揪。蚊虫就立刻歸了天。他吃下去的血。多被你擠了出來。你醒來一看不見蚊虫。就疑心自己的

脚血出了。老媽子夾七夾八的胡話。說得雪芬忍不住笑起來。道老媽子。看你不出。年紀雖老。聰明真是勝過我們年輕的人。虧你倒想得到。那個大蚊虫如果沒死。被你瞧見。定要嚇你一跳呢。古檀曉得雪芬借着蚊虫說他。便對老媽子道。你快些下樓去收拾罷。飯後還有客人要來。書房間裏檯子椅子。多要揩拭乾淨。地上有垃圾字紙。也要弄清爽。老媽子答應了古檀。慢吞吞下樓去了。古檀忙問雪芬。搽了上去。覺得痛可減些麼。雪芬道。仿單上雖說是一分時神油。究竟不是仙丹。那肯立時就好。斯時只覺着塗着那油的幾個足趾。都是涼豁豁的。別的也不覺得甚麼。古檀道。幸而天氣不冷。赤着足倒涼爽的。若是寒冬臘月。免不得要穿襪子。便費事了。雪芬道。如此說來。檀哥。你存心要踏我一脚。所以揀好日子了來的。古檀急道。芬妹。你這個人真是難白話得極。無中生有。又被你尋了破綻去。雪芬道。本來我今朝也要到善成裏去。看他們開會的。一則終是母校。再則如李先生黃先生他們多待我甚好。極應去幫忙一二。現在好肉生瘡。弄壞了脚。那裏還好再去。你這人豈非有點可惡的麼。古檀道。不要緊。你儘可以去看。屆時你一足穿上鞋子。痛的那隻壞脚。胡亂套上拖鞋。手中帶一根司的克。就不怕再要傾跌了。如若還嫌不妥當。我來一手纔扶着你。那總萬無一失。雪芬笑道。你的妙策。等你日後自己跌痛了脚。施用不遲。此時

吾不用你費心。

他們是 一雙兄妹舌翻瀾 薄怒佯嗔異等閒 祇爲雙親姑息慣 趙夫人
雖嫻閨訓未全頒 有時節 厮磨耳鬢言非禮 兄妹間 拘管毫無任妄
談 先因種 後果纔 禍機隱伏避難開 守身如玉原非易 况又輕浮像
古檀 飽食煖衣幼失訓 自甘墮落誤將來 雪芬濡染誰爲善 惹蝶招蜂
也不堪 兄妹互相言隱蔽 各尋所好效桑間 子樓遠寄申江地 那曉家
中事萬般 趙氏近來偏好賭 在家時少出門繁

大凡好賭的人。不論男女。多嫌着家事麻煩。不大肯管的。趙氏往來的幾家人家。太太奶奶。算起來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歡喜弄牌的。自然一月裏頭。三十天工夫。倒有二十九天浸淫在賭裏。天塌的大事。只要不妨礙他們的牌局。終是懶得問訊。以致古檀終日在外胡行。趙夫人那裏會知道。雪芬年逾二八。聽聽古檀所講外面不尷不尬的事情。日漸月深。也就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了。且說今日古檀存心到善成女學看開會。他本來另抱一種意見。並非專爲賞鑒他們的成績。不過要遇見曇花。非渠所能料。究竟盟友伯何時到來。同往觀看。這枝秃筆。我要把他暫擱一擱哩。



社會趣聞

卿須臾

▲也是酸溜溜的

長沙孔某。向來誦經唸佛。自號神仙。此次由漢歸來。不知如何。動其塵心。將某土娼帶湘。藏嬌金屋。飽享豔福。不料春光洩露。被伊妻知悉。即刻馳至。大興醋海之波。神仙無法制止。祇急得口唸阿彌陀佛。其妻不聽。即對街鄰宣布神仙罪狀。如何犯戒。如何不顧面孔。羞得神仙慚愧不堪。幾欲覓地洞鑽入云。

五通

(浙江)

▲祟醜陋之婦

昔人云。北多狐狸。南多五通。然其事實亦未之聞。上月間溫嶺縣屬大溪鎮某妻。年已四旬。忽為五通所惑。每夜必與之苟合。致身體日形羸瘦。其夫祈禱備至。終不能驅

社會趣聞

神仙醋

(湖南)

送上門來的新

除其夫無法。乃敬之如神。奉之若仙。於是五通亦懍然。兒童咸見。恬不畏避。但某妻年既非艾。貌亦醜惡。而五通竟迷之如此。殊屬可笑。無知愚民。咸謂若非仇怨。必有夙緣云。

娘

(北京)

▲欲求退婚反成速婚

東城乾面胡同某姓女年十七在

貝滿女學讀書學識品貌均臻上

乘有肄業男高師之陳某慕女才

色挽媒說項女父察知陳子才貌

不惡慨然允之詎女聞知大不謂

然與其父吵鬧要求退婚其父以

允之於前斷難反汗於後堅執不

可已過聘禮女甚恨一月十八日

下午女竟自至陳宅聲稱我即某

女聞家中將我許與尊宅非我同

意當然無效請求交還婚帖以免

日後糾葛詎陳家不但不慌反將

計就計以女自送上門天緣湊合

於是將大門關閉點起紅燭請出

新郎雙雙交拜女以衆寡不敵被

迫成禮左右撐拒不肯帖然就範

被人拖入洞房將門反鎖女號哭

良久屢次奪門終不得出嗣經陳

子溫存勸解竟俯首登床一宵歡

愛萬種恩情以前倔強之態居然

軟化次日即與乃夫一同回門有

見之者謂女已滿面春風非常情

願矣按臨嫁而逃者數見不鮮自

送上門者實為創見真婚媾史中

之別開生面者也

人產猴

(廣東)

▲進化的朕兆

東莞峽內田心鄉鄉民石鑫有妾

懷孕數月腹大如瓠翁姑喜甚詎

誕生時忽產出猴子一只舉家驚

駭嗣其翁載以竹籃送之附近山

岡生死不知矣

新娘子大打出手

手

(北京)

▲原來瘋病復發

廣安門內大街路北住戶馬長泰。昨與伊子馬林完婚。來賓甚夥。賀客滿堂。下午一時許。喜轎歸來。新娘下轎。忽自將身上長衣脫去。親友皆詫異非常。旋見新婦將室內什物。一路大摔。旁觀者皆已嚇怔。不知所爲何來。然亦無一敢去攔擋者。少時。將器皿陳設曬完。復將新郎馬林揪過。按倒在地。拳脚交加。直打的新郎怪叫亂嚷。親友始奔過將新婦按在床上。由馬長泰

向送親人交涉。據送親人云。新娘

子素有瘋病。時發時癒。今恐又是舊病復發。當時雙方大起交涉。旋經大家調停。令送親人暫將新娘子用車拉回。然後調查被摔物件損失。完全令女家賠償。至於再娶與否。嗣後另議。送親人無可如何。祇好遵辦。將新娘子又拉回去。新郎挨了一頓拳脚。亦祇好付之無可如何矣。

●碧雲霞之相思
病 (北京)

▲因爲失去一條小狗
女伶碧雲霞近忽害相思病。因此於舞台上時演時輟。心緒甚亂。不能獻技。聞所害之相思病。並非與人發生戀愛。原來碧伶飼有小巴狗一頭。毛色既佳。性尤靈敏。善曉碧意。日夜坐臥不離左右。碧伶愛如無價之寶。日必親飼其食。夜則擁諸錦衾。不啻一良偶也。詎於日前不知何人竟將該狗竊去。致碧伶痛惜哭泣。廢寢忘餐。家人四出尋覓。迄無踪影。碧因思狗情切。遂

悵然而病。並且拒絕醫藥。足見碧伶之於動物。雅能別具鍾愛。特吳大頭以五百元換春風一度。曾不聞碧伶挂諸齒頰。而區區一小巴狗。竟令碧能顛倒若此。意者此狗或許具有特殊功夫歟。然以碧之嗜癖觀之。猪終不若狗也。

◎遊客強親女伶

香吻 (北京)

▲照例每吻應罰五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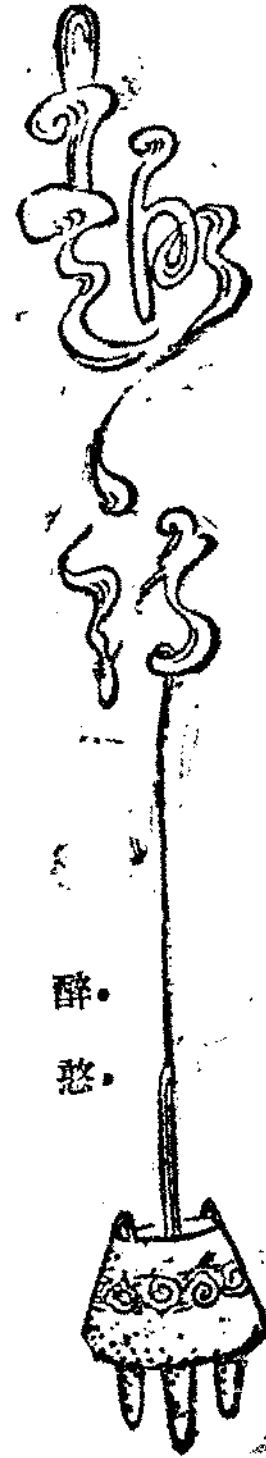
新新世界有遊人張萬祥。素慕坤伶金秀鈴之色。日往聽戲。苦于咫尺萬重。末由達意。日前忽發奇想。俟下午散戲時。竟在坤戲場後門外站立。候金秀鈴由後門走出。突然抱住。左右開弓。強行接吻。致將該伶之香腮砸腫。該伶大聲喊嚷。經伊母上前解開。警察趕至。當將兩造一併帶往外右五區訊辦。昔劉喜奎雙頰被人強吻。每頰罰洋五十元。今金伶吻價。未知比劉喜奎何若也。

◎兩夫一婦 (湖南)

▲蘇張之共妻主義

省城某巷有張某者。數年前曾與一李姓婦人姘識。同住經年。雙飛雙宿。蓋李婦徐娘雖老。性極風騷。繼又與一蘇某結不解緣。事為張知。幾與蘇勢不兩立。去年張因困於窮途。遂犧牲李婦。與蘇共處。今正張忽思得他法。又與李婦重續前緣。而蘇則為李婦之計。誘允予脫離。故一對靴兄弟。仍極友善。而李婦手段甚高。暗中仍張蘇實行共妻主義云。

★ ★ ★ ★



醉
愁

●鬼崇

招兄引弟妹相將。更約同行叔與娘。踵接袂聯歸地下。夜臺風味必無央。

●老蚌產珠

白頭伉儷倍多情。女愛男貪始結晶。佳話奇談傳海外。儼然老蚌報珠生。

●烈婦殉夫

柏舟云覆松筠枯。世界何人不可夫。敢問侈談開放者。得曾匿笑墜樓無。

●孝子出妻

趣
詩

題 詩

莫因流品沒良賢。解放屠刀卽悟禪。一自蒸梨休逆婦。曾參以後幾人傳。

二

●是月也女化爲男

強耐芳心瘥自挨。春將斗柄突然回。爺娘相見還相訝。笑問究從何處來。

●太監離婚

世事于今倍熱昏。居然宦豎得成婚。如其真及銷魂格。清室宮砂奚足論。

●似曾相識燕歸來

風臺空作望夫臺。比目偏遭反目災。微幸樂昌圓破鏡。似曾相識鳳歸來。

●俄人奇俗

可笑癡迷信教徒。竟將冷水當醍醐。豈曾暗寓前人意。一片冰心在玉壺。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從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 倘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黎青社收)

鈍根拜啓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權所有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廿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八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冊數 價目 本埠國內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日本郵費 郵匯各國

半年十八冊 一元六角 一元九角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全年三十六冊 三元八角 三元六角 三角六分 一元四角

(定價及郵費表)

中國五千年祕史大觀

△全書六冊定價四元特價只售兩元
△附贈錦盒一只：滑稽小說兩本

□歷代宮闈的穢德淫行……一齊披露

□古今朝野的趣聞笑史……儘量洩發

可以得着古今來許多好奇淫巧的祕史

讀了本書

- 一本書上起三皇。下迄近世。凡朝野宮闈。新奇有趣之事。莫不詳載。
- 一本書搜集千餘種之祕籍。經數十人之校勘。探微索隱。無美不具。趣味濃郁。文情雙絕。
- 一舉凡奸妃淫后之醜態祕史。宮廷內外之風流笑話。社會民情之離奇變幻。均各一一輯入。尤稱傑作。
- 一本是分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太平，洪憲，共二十二卷。共計二千餘類。綱舉目張。有條不紊。陸離光怪。五花八門。可以作小說看。可以當歷史讀。
- 一所採事實。語語有因。事事可徵。絕非憑空結構者所可比擬。而且文詞淺顯。雅俗共賞。可稱為當代筆記小說之上乘。不可不一讀之。以廣見聞而發笑口。

可以得着歷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趣聞

●上海四馬路中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各省書局均有分銷

購